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石 頭 記

(十)

曹 霽 著

商 勝 印 書 館 發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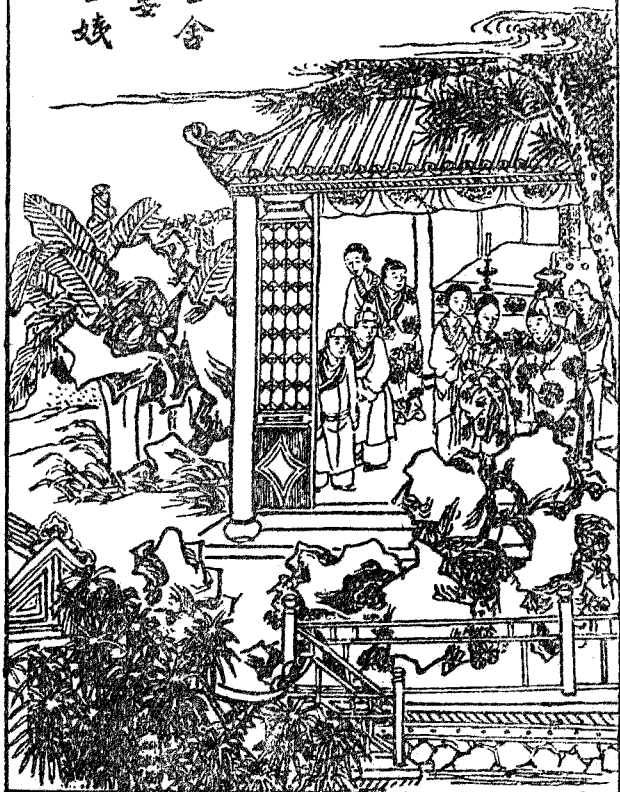
石 頭 記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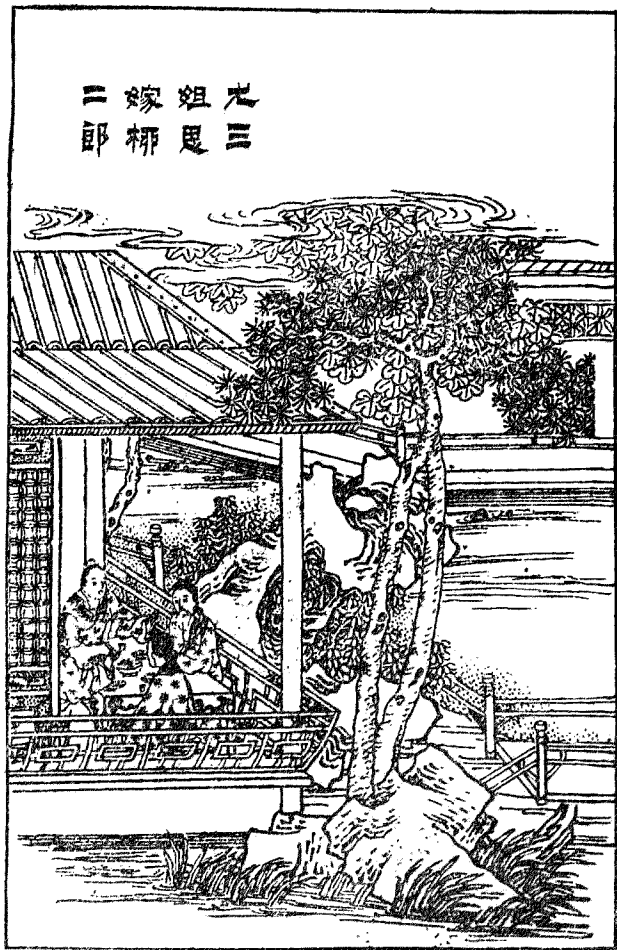
曹 霑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賈二舍
偷娶
尤二姨



尤三姐
柳二姐
二 郎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賈二舍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在三人未有不以爲妥貼者
媒人之言還有一半可信
從閒筆中寫出一時熱鬧光景來
不曰十分齊整而曰十分妥當老娘心中必又曰倒也罷了
新娘素轎新郎素服如此做親天下罕有
賈連此時可不必彎著腰罵平兒了
寫連二喜尤二之心下四個越字正形容其愛之至喜之極也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事妥貼至初二日當是八月先將尤老娘和三姐兒送入新房尤老娘看了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倒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算稱了心願鮑二兩口子見了如一盆火兒趕著尤老娘一口一聲叫老娘形容其熱趕也又或是老太太趕著三姐兒叫三姨兒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初三日也一乘素轎便是不祥將二姐兒擡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鋪蓋乃最要緊之物以及酒飯早已預備得十分妥當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來了拜了天地焚了紙馬看那尤老娘見了二姐兒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攙入洞房老婆子眼孔淺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居然夫婦禮不消細說也不必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要怎麼奉承這二姐兒纔過得去只此數句寫得十分暢足於無可形容處形容之乃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直以奶奶稱之背理之至自己也稱奶奶真是糊塗兒竟將鳳姐一筆勾倒士也問極二三其德有時回家只說在東府有事鳳姐因知他和賈珍好好有事相商也不疑心一層家下人雖多此層補得好都也不管這些事二層便有那遊手好閒專打聽小事的人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三層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好兄弟彼此都感賈璉一月出十

一。心。勾。勾。牢。牢。二。姐。遂。知。勾。倒。鳳。姐。不。能。以。能。瞞。住。鳳。姐。者。亦。作。三。層。寫。天。下。人。作。事。無。在。不。乘。機。者。可。無。怪。若。輩。總。束。一。筆。真。能。層。層。寫。到。所。謂。將。鳳。姐。一。筆。勾。倒。也。婦。人。往。往。受。此。等。愚。何。怪。乎。二。姐。也。不。在。家。即。歡。喜。其。實。回。家。亦。歡。喜。可。結。歡。喜。緣。可。稱。歡。喜。冤。家。既。是。掌。燈。時。又。是。悄。悄。便。是。鬼。頭。鬼。腦。行。逕。想。姨。夫。見。小。姨。不。必。避。嫌。况。又。是。弟。婦。乎。尤。氏。備。禮。來。瞧。與。後。文。訊。家。僮。時。招。供。卻。合。不。言。老。娘。而。言。三。姐。兒。真。是。史。筆。

五兩銀子做天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他夫妻二人一處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體己一併搬來。與二姐兒收著。又將鳳姐兒素日爲人行事枕邊衾裏盡情告訴他。了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該死的畜生豈忘閻王老婆之言乎。二姐兒聽了自然是願意的了。且慢當下十來個人倒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再總一筆眼見已是兩月光景。已到九十月間。這日賈珍在鐵檻寺做完佛事。晚間回家時與他姊妹久別。已兩月光景自然久別。竟要去探望。探望先命小廝去打聽賈璉在與不在。寫得珍哥不堪不存好心想在便如何不在便如何。小廝回來說不在那裏。賈珍歡喜將家人一概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心腹小童四字下得惡。牽馬二字正喻並用。一時到了新房子裏。已是掌燈時候。好時候悄悄進去。兩個小廝將馬拴在圈內。自往下房去聽候。賈珍進來。屋裏纔點燈。好時候。先看過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兒出來相見。賈珍見了二姐兒滿面的笑容。賊相一面吃茶。一面笑說我做的保山如何。謝謝若錯過了打著燈籠還沒處尋。如此開言絕妙。過日一頓你姐姐還備禮來瞧瞧你們呢。說話之間三姐兒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關起門來。特書都是一家人原無避諱。偏是爲他洗刷一句。那鮑二來請安。賈珍便道。你還是個有良心的一下馬先籠絡鮑二。所以二爺叫你來服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我亦知有大用。你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裏短了什麼。你二爺事多。千卿何事。那裏人雜。你只管來回我。我們弟兄不比別人。我們又是小姨。又是弟婦。更不比別人。鮑

關門都是一家人
 亦思門以外尚有
 未歸者乎
 忽然向鮑二分付
 一番真是絕妙文
 情他小說斷斷無
 此說得好冠冕此乃
 向鮑二前討三人
 好也吾為睡二一
 歎
 二姐尙機警不然
 尙有何法處之
 曰剩下者可知賈
 珍目中以二人爲
 二姐之餘也
 此一席飲賈珍心
 中未見十分暢足
 推開本題另寫得
 文章結構法
 又是事三字反言
 也言又不是事也
 活寫潑淫婦口吻
 字字奇
 未知鮑二之妻子
 近日尙與二爺敘
 敘否
 敘出原由

二答應道。小的知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對答得好。賈珍笑著點頭道。要你
 知道。就好。淡淡一筆。當下四人一處吃酒。特筆二姐兒此時恐怕賈璉一時走來。彼此不雅
 誰知愈見其雅。吃了兩鍾酒。便推故往那邊去了。賈珍此時也無可奈何。只得看著二姐兒
 自去。二語揣摩得珍兒心裏想出來。剩下尤老娘同三姐兒相陪。那三姐兒雖向來也和賈珍
 偶有戲言。但不似他姐姐那樣。隨和兒。三姐兒占身分。所以賈珍雖有垂涎之意。卻也不肯
 造次了。致討沒趣。寫得面面俱到。況且尤老娘在旁邊陪著賈珍。也不好意思太露輕薄。作
 者又論斷一番以醒閱者之目。卻說跟的兩個小廝都在廚下。和鮑二飲酒。從廚下寫出一段閒情
 那鮑二的女人多姑娘兒。上竈忽見兩個丫頭也去了。來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
 不在上頭服侍。他偷著來了一時叫起來。沒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糊塗渾噲了。忘八
 你撞喪那黃湯。罷撞喪醉了。夾著你那腦袋。挺你的尸去。叫不叫與你什麼相干。一應有
 我承當呢。風啊雨的。橫豎淋不到你頭上來。這鮑二原因妻子之力。在賈璉前十分有臉
 近日他女人越發和二姐兒跟前般勤服侍。他便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概不管。一聽
 他女人分付。百依百隨。且吃穀了。便去睡覺。倒也識竅。這裏鮑二女人陪著這些丫鬢小廝
 吃酒。又和那幾個小廝們。打牙油嘴兒的頑笑。討他們的好。準備在賈珍前討好兒。四人
 正吃得高興。忽聽見扣門的聲音。鮑二的女人忙出來開門。看時。見是賈璉下馬。二爺回來
 了。問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悄的告訴他。道。大爺在這裏。西院裏呢。賈璉聽了。便至臥

更爲多姑娘寫出幾句行逕來。悄悄告訴多姑娘。之討好也如其正。經事何容悄悄爲。先至臥房看二姐。在房不在也。賈二姐。作事頗有步驟。賈二姐。目。中。察。出。賈二姐。真善打啞謎。此時西院中三人。未知飲罷否。忽然撒去對飲。一。邊。又。寫。到。廚。房。中。使。閱。者。眼。光。四。閃。會。意。得。妙。也。都。二。字。更。妙。聽。此。廚。房。中。諸。人。言。語。各。有。一。種。不。外。意。吞。吐。舌。端。不。可。草。草。讀。過。二。馬。同。槽。焉。能。不。蹶。蹄。惜。隆。兒。祇。能。喝。馬。偏。又。於。瑣。瑣。中。幻。出。無。限。文。情。三。個。童。兒。安。頓。他。在。廚。房。炕。上。睡。

房見尤二姐和兩個小丫頭在房中幸而早回房中見他來了臉上卻有些越越的形容得妙。賈二推不知不覺不覺不可以作阿翁只命快拿酒來啣們吃兩杯好睡覺我今日乏了故。作情急二姐兒忙忙陪笑接衣捧茶問長問短賈二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的女人端。上酒來二人對飲好權術兩個小丫頭在地下服侍賈二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又是。一邊心腹小童瞧見有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的隆兒亦解人心下會意也來廚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至是方點出珍童之名正在那裏坐著吃酒見他來了也都會意笑道你這。會子來得巧只怕不巧我們因趕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這裏來借個地方兒睡一夜隆。兒便笑道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交給了奶奶我也不回去了鮑二的女人便道嗒們。這裏有的是炕爲什麼不大家睡呢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鍾隆兒纔坐下端。起酒來忽聽馬棚內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蹶蹄起來馬猶如此正是妙文。隆兒等慌忙得放下酒杯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了進來鮑二的女人笑道你三。人就在這裏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了與鮑二睡覺去了說著帶門出去這裏喜兒吃了幾。杯已是楞子眼了奇文隆兒壽兒關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臥炕上二人便推他。道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願你一個人舒服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嗒們今兒可要。公公道道貼一爐子燒餅了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不便多說只得吹了燈將就臥下尤二。姐聽見馬鬧忽又寫到房中心下著實不安只管用言語混亂賈二其實難爲情之至那賈二。

不安二字羞愧驚疑以及恐畏之心皆有之
夜叉婆齊整可謂牀頭人定評非齊整之必齊整乃齊自以爲齊整則真成夜叉矣
說得委宛淒涼吾爲二姐一歎
不說生是買家人死是買家鬼而曰你的人你的鬼者避珍兒一邊也
忽暗將西院子裏買珍三姐一提及試探之一道明
不必驚慌者已往不究也
爲大哥起見耶抑爲自己起見耶吾知之矣
兄弟兩姨通家之好
千古奇談
拭泪應上滴淚
此兩件二姐籌之久矣非是此刻纔想到也

吃了幾杯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菓掩門寬衣所謂我行我法尤二姐只穿著大紅小襖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擡著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叉婆齊整何至如此連二哥可謂見食化食矣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雖推辭實的論二姐兒道我雖標緻卻無品行看來到底是不標緻的好自述得妙然我未聞標緻而有品行者也賈璉忙說如何說這話我卻不懂不懂得妙尤二姐滴泪說道你們拿我作糊塗人待什麼事我不知道我如今和你作了兩個月夫妻居然自稱夫妻鳳姐真勾倒矣日子雖淺我也知你不是糊塗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做了夫妻終身我靠你豈敢瞞藏一字二姐口中不便明說暗暗哀憐我算是有倚有靠了雖說將來我妹子卻如何結果且看後來據我看來這個人你前頭的事我都知道了你不必驚慌既往不咎如今你跟了我來大哥跟前自然倒要拘起形迹來了賈璉竟明說依我的主意不如叫三姨兒也合大哥成了好事彼此兩無拘束索性大家作個通家之好你的意思怎麼樣尤二姐一面拭泪一面說道雖然你有這一個好意頭一件三妹妹脾氣不好著第二件也怕大爺臉上下不來賈璉道這個無妨我這會子就過去索性破了例明知久矣難爲兄弟如此說著走了便至西院中來只見窗內燈燭輝煌席猶未散乎賈璉便推門進去說大爺在這裏麼兄弟來請安賈璉聽是賈璉的聲音倒嚇了一跳見賈璉進來不覺羞慚滿面良心發現處尤老娘也覺不好意思何必爾爾賈

看他如何見面而說
話滿紙鬼氣直無
人理矣
都是一派絕心喪
理之言虧作者竟
有羅兩峯手段
明知珍大哥斷斷
杜絕不開特此一
派權術之言以要
結之心也
說得惡妙尖刺
三姐安能事賈絹
牙郎明目張膽絕
不囁嚅作態如哀
梨并剪爽快無倫
令躁者遍體清涼
化了臭銅錢博了
臭名聲兄及弟矣
無相尤突萬人陣
左衝右突四面俱
摧
但聞紙上有火拉
拉聲可以已瘡可
以愈風
不圖瀟陽三搗後
復聽此鼓搥聲
何止以蠅蟻視
珍哥兒同聽者

噠笑道何必做如此景象虧你這副老臉嚼們弟兄從前是如何樣來從前是做這樣今日這樣是如
大哥哥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多心我倒不安了從此以後
還求大哥照應方好不然兄弟寧可絕後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著便要跪下慌得賈珍
連忙攙起只說兄弟怎麼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拿酒來我和大哥吃兩杯因又笑
嘻嘻向三姐兒道三妹妹為什麼不合大哥吃個雙鍾兒搵戈直刺我也敬一杯給大哥合
三妹妹道喜三姐兒聽了這話就跳起來站在炕上忽而風騰雲起指著賈璉冷笑道你不
用和我花馬吊嘴的嚼們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提著影戲人子上場兒好歹別戳破這
層紙兒你別糊塗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麼半日昏夢忽然明白府事亦不必
細談○說得響亮這會子化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兩個拿著我們姊妹兩個權當粉頭來
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算盤了我們知道你那老婆大難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揚字
確做了二房偷來的鑼鼓兒打不得我也要會那鳳奶奶去看他是幾個腦袋幾隻手
若大家好取和兒便罷倘或有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
出來再和那潑婦拌了這條命吃酒怕什麼嚼們就吃說著自己拿起壺來斟了一杯自
己先吃了半杯揪過賈璉來就灌辣心辣手不意三姐之妙一至於斯說我倒不會和你哥哥吃
過今日倒要和你吃一吃嚼們也親近親近明目張膽令躁者遍體清涼嚇得賈璉酒都醒了
賈珍也不承望尤三姐這等拉的下臉來弟兄兩個本是風流場中耍慣的不想今日反

自從聽鶯姑娘發
 論之後又是一篇
 痛快文章可浮十
 大白
 三姐直是水滸中
 之武行者
 石破天驚
 當著珍兒要二姐
 同席明明遭賜二
 哥
 百廿中將兩邊舉
 止一寫
 三姐之妙真妙到
 天仙化人地步矣
 偏要寫得十分妖
 豔非寫三姐之一
 身乃寫珍瓏二人
 之四隻眼也
 兄弟二人此時已
 墮入苦海中既不
 得生又不得死忽
 沈忽浮那裏討一
 隻救生船來
 脂粉中有此生辣
 氣素所未聞
 真妙到無言可喻
 一段奇情異采之
 文收殺得無蹤無

被這個閨女一席話說得不能答言尤三姐看了這樣越發一疊聲又叫將姐姐請來要
 樂。妙至矣無以復加矣。噤們四個大家一處樂俗語說的便宜不過當家你們是哥哥兄弟
 我們是姐姐妹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寫得筆歌墨舞三姐真不愧鬚眉尤二姐反不好意思
 起來賈珍得便就要溜尤三姐那裏肯放賈珍此時反後悔。欠早了不承望他是這種人
 與賈璉反不好輕薄起來這尤三姐索性卸了粧飾脫了大衣服鬆鬆的挽個髻兒身上
 只穿著大紅襖兒半掩半開故意露出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袴紅鞋鮮豔奪目忽
 起忽坐忽喜忽嗔沒半刻斯文兩個墜子就和打鞦韆一般燈光之下越顯得柳眉籠翠
 檀口含丹本是一雙秋水眼再吃了幾杯酒越發橫波入鬢轉盼流光三姐現色身而為蕩子
 說法。真把那珍瓏二人弄的欲近不敢欲遠不捨迷離恍惚落魄垂涎再加方纔一席話
 直將二人禁住弟兄兩個竟全然無一點兒能為別說調情鬪口竟連一音響亮話都沒
 了尤三姐自己高談闊論任意揮霍村俗流言灑落一陣由著性兒拿他弟兄二人嘲笑
 取樂一時他的酒足興盡更不容他弟兄多坐竟攆了出去自己關門睡去了直寫得如鳳
 陽婆弄獼猴一般。自此後或略有丫鬟婆子不到之處便將賈珍賈璉賈蓉三個厲言痛罵
 說他爺兒三個誑騙他寡婦孤女此等言語三姐不敢又何人敢是極賈珍回去之後也不敢輕
 易再來那三姐兒有時高興又命小廝來找及至到了這裏也只好隨他的便乾歇著罷
 了看官聽說以下乃作者口中論斷一番這尤三姐天生脾氣和人異樣詭僻只因他的模樣

此時珍姨二人不知作何安頓

乾乾二字鍊得新

珍鍊之所以受其

愚也

極寫身分爲下節

自加張本

賈蓉做媒時賈珍

之所以想一想者

卽想此耶

自命頗高亦能擔

得斤兩

其見識直高出乃

姊萬萬倍豈當局

者味耶

無一層不料到

索性將三姐平日

行逕再爲痛寫一

番

到底不敢招惹他

兒風流標緻他又偏愛打扮的出色另式另樣做出許多萬人不及的風情體態來那些

男子們別說賈珍賈璉這樣風流公子便是一班老到人鐵石心腸看見了這般光景也

要動心的進一層寫及至到他跟前他那一種輕狂豪爽目中無人的光景早又把人的

團高興逼住逼住二字妙不敢動手動腳所以賈珍向來和二姐兒無所不至漸漸的厭了

卻一心注在三姐兒身上便把二姐兒樂得讓給賈璉自己卻和三姐兒捏合偏那三

姐一般合他頑笑別有一種令人不敢招惹的光景他母親和二姐兒也曾十分相勸他

反說姐姐糊塗嚼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寶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

現放養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著自然是好的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休勢必有

一場大鬧你二人不知誰生誰死這如何便當作安身樂業的去處蕩子姪婦已在他意計之

中他母女聽了他這話料著難勸也只得罷了尤三姐天天挑揀穿吃打了銀的又要金

的有了珠子又要寶石吃著肥鵝又宰肥鴨或不趁心連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段

新整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條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曾隨意了一日反化了許多昧心錢

賈璉來了只在二姐房內心中也漸漸的悔上來了然則當時何草草乃爾晚矣無奈二姐兒

倒是一個多情人以爲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倒還知疼著些若論溫柔順卻較著鳳

姐還有些體度然則鳳姐固無體度者乎就論起那標緻來以及言談行事也不減於鳳姐此

作者特筆以痛掃鳳姐也但已經失了腳有了一個淫字憑他什麼好處也不算了鳳姐其不然

女者每以入門爲

正字作藉口之詞

賈璉之流亞也

二姐頗慮得是

總要扯到珍哥身
 意上去未知三姐之
 機警
 斬釘截鐵
 自尋二字中胸中
 已有主見
 剖心瀝膽
 女孩兒之所以受
 人欺侮者皆不肯
 破著沒臉耳
 吾聽其言爲之敬
 長交深
 有定識有遠見吾
 服其人矣
 推到姐姐知道甚
 怪
 難道是此人然三
 姐必知此人難望
 必不想此人
 到底是誰只怕未
 必
 誠做得到此人恐
 三姐亦未必不要
 耳

乎偏這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似
 漆一心一計誓同生死反逼後文那裏還有鳳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
 璉道你和珍大爺商議商議揀個相熟的把三丫頭聘了罷留著他不是常法子終久要
 生事故賈璉道前日我也曾回大哥的他只是捨不得我還說就是塊肥羊肉無奈燙的
 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多札手嚙們未必降得住正經揀個人聘了罷他只意思思的就
 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什么辦法兒二姐兒道你放心嚙們明日先勸三丫頭他肯了讓他自己
 已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商量之言未嘗不近理賈璉聽了說這話極是只怕未安至次日
 二姐兒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間特請他妹妹過來與他母親上坐尤三姐便知
 其意剛斟上酒也不用他姐姐開口便先滴淚說道姐姐今日請我自然有一番大道理
 要說但只我也不是糊塗人也不用絮絮叨叨的從前的事情我已盡知說也無益既如
 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媽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方是正禮正大堂皇
 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向來人家看著嚙們娘兒們微息都安著不知什麼
 心我所以破著沒臉人家纔不敢欺侮這如今要辦正事不是我女孩兒家沒羞恥我得
 找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已注到小柳身上若憑你們揀擇雖是有錢有勢的
 我心裏進不去白過了這一世有錢有勢烏能心裏進得去三姐眼高於頂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憑
 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彩禮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三姐兒道姐姐橫豎知道

我則曰只有你一家真無一個好男人

元之又元

以上忽揭過三姐

兒卸去接入二姐

問與兒賈府事一節文字其布局真

嬌豔不測

即從與兒跌落

此是吃緊要事故

開口先問

此時老娘三姐皆

在座

已是司農家索之

兆

鳳之利害真心口

相輔而行

誰知後來三姐之

事其禍首即始於

平兒

不期鳳奶奶一生

不用我說。到底是誰奪得緊。賈璉笑問二姐兒是誰。二姐兒一時想不起來。賈璉料定必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這人了。果然好眼力。二姐兒笑道。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眼。一定是寶玉二姐兒與尤老娘聽了也以為必然。是寶玉了三姐兒便啐了一口道。我們有姊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有好男人了。不成。快論讀之當浮一大白。衆人聽了都詫異除了他還有那一個。三姐兒道。別只在跟前想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正說著忽見賈璉的心腹小廝興兒走來請賈璉。翦斷得妙。說老爺那邊緊等著叫爺呢。小的答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忙來接賈璉。又忙問昨日家裏問我來著。應興兒道。小的回奶奶。爺在家廟裏同珍大爺商議做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賈璉忙叫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了。尤二姐便要了兩碟菜來。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站著。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道。家裏奶奶多大年紀。怎麼個利害的樣子。老太太多大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話。事在必問。二姐蓄心久矣。興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簡括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人。有幾個是奶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卻敢惹爺的心腹。那及奶奶的心腹。大概皆然。興兒所見一如坐井觀天。提起來。我們奶奶的事。告訴不得奶奶。說告訴不得已。告訴他心裏歹。毒口裏尖。快我們二爺也算是個好的。那裏見得他。然興兒猶只就皮毛論之。倒是跟前

只怕去支絀之日已不遠矣。刻薄成家理無久享朱子嘗言之。興兒口中連那夫人性都和盤托出。可知挨打罵與提心吊膽已是伺候那邊的常事。相形見絀此等處容或有之不得謂其一味湊趣也。小搗賊兒之屬在鳳姐口中所斷乎無之者此可見二姐輕薄骨相與兒亦知三姨之嘴利害乎。後文鳳姐之於三姐已從興兒口中說盡而恰無一字著痕真正妙文。他見你之時只怕專會以禮待你也。惟兼此兩層二姐

平姑娘爲人很好雖然和奶奶一氣他倒背著奶奶常作些好事小的們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只求他去就完了前事歷歷可證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兩個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一味哄著老太太太太兩個人喜歡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了下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說他會過日子但不知苦了下面他討好兒或有好事他就不能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己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來他還在旁邊撥火兒此等處在在皆然不止一兩起也如今連他正經婆婆太太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著旺處飛黑母雞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太在裏頭早叫過他去了尤二姐笑道你背著他這等說他將來你又不知怎麼樣說我呢我又差他一層兒何自知之明也越發有的說了此等人世上卻不少與兒忙跪下說道奶奶要這樣說小的不怕雷劈麼但凡小的要有造化起先娶奶奶時若得了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弔膽的如今跟爺的幾個人誰不是面前背後稱揚奶奶盛德憐下我們商量著叫二爺要出來情願來伺候奶奶呢尤二姐笑道你這小搗賊兒還不起來說句頑話兒就嚇得這個樣子你們做什麼往這裏來我還要找了你奶奶去呢可敢與兒連忙搖手道奶奶千萬不要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別見他纔好我亦願一輩子不見此等人嘴甜心苦兩面三刀奇評妙評八字鍊極上頭笑著腳底下就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

所以必死於其手也

鳳姐作爲寫來窮形盡相卻不是打

亦不是好惹的若二姐者非其對手也

二姐駁得極是與兒論得也是

若二姐者又不是從小兒打伏又不

是奶奶的心腹又要引壞爺的心又

不是正經來頭便到十二分忠赤恐

終不爲鳳奶奶所容

此層也駁得是以下亦論得是

李執非無才但能渾涵含蓄耳與其木頭毋寧攻

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兒的這張嘴還說不過他呢奶奶這樣斯文良善人二姐之證法那裏是他的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麼樣對我此等人未必講理與兒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說奶奶使用著理讓他看見奶奶比他標緻一層又比他得人心兒二層他就肯善罷干休了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丫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

有本事當著爺打個爛羊頭似的雖然平姑娘在屋裏大約一年間兩個有一次在一處他還要嘴裏掂十來個過兒呢是亦意而擬之之詞氣的平姑娘性子上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己尋來的你逼著我我原不願意又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樣他一般的也罷了倒央告平姑娘尤二姐笑道可是撒謊這樣一個夜又怎麼反怕屋裏的人呢居然以夜又稱之興兒道就是俗語說的三人擡不過一個理字去了這平姑娘原是他自幼兒的丫頭陪了過來一共四個死的嫁的只剩下一個心腹收了屋裏一則顯他的賢良二則又遂爺的心那平姑娘又是個正經人從不會挑三窩四的倒一味忠心赤膽服侍他所

以纔容下了尤二姐笑道原來如此但我聽見你們還有一位寡婦奶奶和幾位姑娘他這樣利害這些人如何依他興兒拍手笑道原來奶奶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奶

第一個善德人不管事的只教姑娘們看書寫字鍼綫道理這是他的事情前日因爲他病了這大奶奶暫管了幾日事總是按著老例兒行不像他那麼多事逞才的我們大姑娘不用說是好的了二姑娘混名兒叫二木頭的評三姑娘的混名兒叫玫瑰花兒又紅

惜。姑。娘。已。將。家。中。一。切。情。事。看。得。透。亮。非。竟。味。味。不。知。者。

大觀園中卻有

這又是什麼緣故

又是一駁

此論亦奇矣到底

未嘗不是

或題西廂記雙文

小像云開卷又怕

風吹捲卷又愁紙

壓其信然耶

又。香。無。人。不。愛。只。是。有。刺。戳。手。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鴿。窩。裏。出。鳳。凰。四。姑。娘。小。正。經。是。珍。大。爺。的。親。妹。子。太。太。抱。過。來。的。養。了。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們。不。算。外。還。有。兩。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孩。兒。姓。林。一。位。是。姨。太。太。的。女。孩。兒。姓。薛。這。兩。位。姑。娘。都。是。美。人。兒。一。樣。又。都。知。書。識。字。的。或。出。門。上。車。或。園。子。裏。遇。見。我。們。連。氣。兒。也。不。敢。出。尤。二。姐。笑。道。你。們。家。規。矩。大。小。孩。子。進。得。去。遇。見。姑。娘。們。原。該。遠。遠。的。藏。躲。著。敢。出。什。麼。氣。兒。呢。興。兒。搖。手。道。不。是。那。麼。不。敢。出。氣。兒。是。怕。這。氣。兒。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兒。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說。得。滿。屋。裏。都。笑。了。要。知。尤。三。姐。要。嫁。何。人。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二舍偷娶。三姐思嫁。細味偷字。思字。便知不能始終兩全。

寫尤三姐。個個不羈。英氣逼人。爲後來剛烈。飲劍描神。敍王鳳姐陰險刁刻。人多懷怨。爲異時尤二姐受騙吞金伏筆。

尤二姐。尤三姐之死。於非命禍胎。皆種于珍璉二人。寧府淫惡。造孽無窮。

尤三姐剛僻。是正筆寫。王鳳姐陰妬。是旁筆寫。文法變化。

尤三姐心許柳湘蓮。若一問便說。率直無味。今止說五年前想。又卽截住。留爲下回。尤二姐夜間盤問。如正要探勝尋幽。忽被白雲遮斷。文勢曲折。徐氣兒大吹倒林。

姑娘氣兒煖。吹化薛姑娘。妙語解幽。恰是童兒口吻。

大某山民評曰

賈璉娶尤二姐一節。或云其所有體己。當在鳳姐處。如何肯聽其搬出來。我謂賈璉之體己。并鳳姐有所不知者。於何知之。於鳳姐之體己。如餽頭庵之三千兩。賈璉不知也。鳳姐於賈璉如此。賈璉於鳳姐可知。況平日打飢荒時。夫婦間之你推我推。非一端耶。今舉而與尤二姐收之。則鳳姐真一筆勾倒矣。前自賈珍入小花枝巷。後讀起。只覺得黑成鬼。一片烟塵。滿紙陰氣。正不知天日光照何處世界也。及讀尤三姐一段文字。其議論做作。頓覺大地光明。尤三姐傾倒而言。旁若無人。其激昂慷慨之氣概。爲大觀園中所無。脫令今有其人。我欲旦暮遇之。倒地拜之。此回仍是癸丑年秋間事。

情小妹恥情賤地府



冷二郎心
冷人心
空門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門

用鮑二家的一說使同聽人不寂寞提寶玉二字引起下文三姐一問三姐獨題寶玉其亦中心藏之乎夫鴛鴦之交以足鴛鴦之交以日何必銷金帳裏癡癡類喚哉

偏是三姐兒問寶玉可知其留心已久興兒笑道三姨兒別問他說起來三姨兒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學裏的師老爺嚴嚴的管著念書偏他不愛念書是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癲癲的說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著好清俊模樣兒心裏自然是聰明的誰知裏頭更糊塗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倒難為他認得幾個字每日又不習文又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羣兒裏鬧不此之愛而又何所愛再者也沒個剛氣兒有一遭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著臥著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抱怨可知你們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來這樣可惜了兒的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說別有所見嚼們

三姐何留心之深耶。不嫌賊秃。鴛鴦者。蓋有之矣。其擲著人也。未敢薄待人。意雖厚而終鄰。此等瑣瑣之事。偏三姐牢記不忘。居然自以爲知己。想中心已一動矣。及三姐聽此言語。知於寶玉無望矣。遂決意注到小柳。一邊說者。勿爲瞞過。

也是見過他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喝。原。有。些。女。兒。氣。的。自然。是。天。天。只。在。裏。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嚼。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尙。們。進。來。邊。棺。的。若。說。嚼。們。都。在。那。裏。站。著。他。只。站。在。頭。裏。攏。著。人。人。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卽。悄。悄。的。告。訴。嚼。們。說。姐。姐。們。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尙。們。的。那。樣。骯。髒。只。恐。怕。氣。味。薰。了。姐。姐。們。接。著。他。喫。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趕。忙。說。我。喫。骯。髒。了。的。另。洗。了。再。斟。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干。卿。甚。事。卽。將。冷。眼。看。他。原。來。他。在。女。孩。兒。跟。前。不。管。什。麼。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實。實。知。己。之。談。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二。姐。不。怕。唐。突。乎。三。姐。見。有。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喫。瓜。子。兒。未。免。有。情。與。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爲。倒。是。一。對。兒。好。人。只。是。他。已。經。有。了。人。了。純。用。反。照。只。是。沒。有。露。形。兒。將。來。準。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所。以。還。沒。辦。呢。再。過。三。二。年。老。太。太。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準。的。了。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機。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來。回。得。十。五。六。天。的。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奶。早。和。二。姨。兒。定。了。那。件。事。三。姐。之。事。也。明。日。爺。來。好。做。定。奪。說。著。帶。了。興。兒。也。回。去。了。這。裏。尤。二。姐。命。掩。了。門。早。睡。下。了。盤。問。他。妹。子。一。夜。妙。在。暗。寫。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道。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萬。別。爲。我。誤。事。賈。璉。道。也。沒。什。麼。事。只。是。偏。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

誰知後來之事俱不在人意計中

將驢打薛蟠事一照

湘蓮心性與三姐相同反以相同不能相合
爲後文正照

可謂知妹莫若姐
芙蓉頭話便尖利異
常宛似水滸傳中
武二郎口吻捫之
字字有稜

月兒就起身得半月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裏一應不用你記掛。三妹妹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管依他，就是了。賈璉忙問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一刻不在這裏，不知多早晚纔來。總不肯直筆寫出，也難爲他的眼力。他自已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他情願剃了頭當姑子去喫長齋念佛，再不嫁人。其志不可奪。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兒笑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做生日，媽媽和我們到那裏與老娘拜壽，他家請了一起頑戲的人，也都是好人家子弟裏頭有個粧小生的，叫做柳湘蓮。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聞得這人惹下禍逃走了，不知回來了不曾。賈璉聽了道：「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麼人，原來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那柳老二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
子細差不多的人，他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寶玉合的，去年因打了薛貳子，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裏去了一向沒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寶玉的小廝們就知道了。所謂尋柳根於楊樹邊也，倘或不來時，他是萍蹤浪跡，知道幾年纔來，豈不白耽擱了此層在所慮。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丫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真是幹得出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也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今日合你說罷，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的人，說什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喫齋念佛，只服侍母親等來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

有外宅的漢子通病小柳一日不來三姐尙一日喫飯並非奇怪他來奇怪他薛柳二人之一路也
真可謂不期而遇險些兒交臂失之我亦急於要聞

不打不成相識小柳作事甚奇薛哥與小柳日日親澆盪桓也算大饒倖

行去了說著將頭上一根玉簪拔下來敲作兩段剛決之至到底不祥說一句不真就合這簪子一樣說著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起來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著人問焙茗焙茗說竟不知道大約沒來呢來了必是我知道的故作一寬一面又問他的街坊也說沒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兒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卻又往二姐兒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裏再悄悄長行果見三姐兒竟像又換了一個人的是的又見二姐兒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饑餐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匹馬走的近了一看時不是別人就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不是冤家不聚頭賈璉深爲奇怪忙拍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話寒溫便入一酒店歇下共敘談敘談談賈璉因笑道鬧過之後我們忙著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二弟蹤跡全無怎麼你們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開口便妙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京裏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地面平安州也不平安可謂有名無實遇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劫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趕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一個姑媽他去望候望候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房子資尋一門

無心語卻關樁得
 向大哥處將二姐
 事一瞞亦應有之
 言○賈璉不告三
 姐自擇以自擇爲
 羞乎抑知孟光擇
 對至今以爲美談
 擇害於事如告自
 行潔則小柳必堅
 退婚三姐不至自
 勿小柳亦何至出
 家二人之舉案無
 期皆蹇修者不讀
 書有以誤之也哀
 哉
 此等造次許諾乃
 寫小柳之深信二
 人也
 討定禮遂逼出劍
 來三姐之死其前
 定乎以劍行聘自
 古未有誰知後來
 三姐竟以此劍爲
 終身之靠
 不期小柳之定三
 姐卻在路中

好親事。主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倒好。只是我們白懸了幾日心。因又說道。方纔說起給柳二弟做親。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著便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子一節。趁勢而入。不煩別贅。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失著在此。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裏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鳳奶奶也。湘蓮忙笑道。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願。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定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二弟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故作一縱。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爲定。只是我信不過柳二弟。你是萍蹤浪跡。倘然去了不來。豈不誤了人家一輩子的大事。須得留一個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理。小弟素係寒貧。況且客中。那裏能有定禮。再作一縱。薛蟠道。我這裏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賈璉道。也不用金銀珠寶。須是柳二弟親身自有的東西。再逼一句。不論貴賤。不過帶去取信耳。信之於人。甚矣哉。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囊中還有一把鴛鴦劍。好劍名。乃弟家中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隨身收藏著。二哥就請拿去。爲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亦斷不捨此劍。以劍爲聘。到底不祥。說畢。大家又飲了幾杯。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去了。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付。

此不過借爲三姐
定小柳作一過脈
耳不必問其爲何
等公事

珍哥兒亦可謂不
識大體之至

交過珍哥一邊

寫鴛鴦劍有異樣
精采

望著劍自喜終身

有託一語兩面看

鳳姐至此復出來
理事讀者記著

此亦人情之常莫
怪珍哥兒有始無
終也

倏倏又八月矣

特寫得十分暢滿
使後文悔親愈出
意外

他十月前後。務要再來一次。伏後文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那邊。且說二姐兒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閉戶一點外事不聞。那三姐兒果是個斬釘截鐵之人。每日侍奉母親之餘。只和姐姐一處作些活計。雖賈珍趁賈璉不在家也來鬼混了兩次。無奈二姐兒只不攬攬。推故不見。那三姐兒的脾氣。賈珍早已領過教的那裏還敢招惹他去。所以蹤跡一發。疏闊了。卻說這日。賈璉進門。看見二姐兒三姐兒這般景況。喜之不盡。深念二姐兒之德。大家敍些寒溫。賈璉就將路遇柳湘蓮一事說了一回。又將鴛鴦劍取出。遞與三姐兒。三姐兒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瑩。及至拿出來看時。裏面卻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鑿一鴛字。一把上面鑿一鴛字。冷飈飈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兒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繡房牀上。每日望著劍自喜。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搭上了新相知。二則正惱他姐妹們無情。把這事丟過了。全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能。少不得又給他幾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兒預備粧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要見薛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們十分稱謝。自然是如此。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置辦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

寶玉所對半吞半吐令柳二聽之愈疑莫定三姐終身惡得謬為無罪混字不妙然卻有幾樣混法若珍哥之混是又一種混矣

惟兩個石獅子乾淨榮府諸人一以蔽之但寶玉亦青埂峯下一塊石曷為一噴塵埃遂遠失其堅白應有此答

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見焙茗說。我卻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焙茗說。璉二哥哥著實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寶玉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第一層想。況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第二層想。也關切。不至於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求。定下難道。女家反趕著男家不成。第三層想。我自己疑慮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因疑生悔。大事已半去矣。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細問了底裏。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個絕色的。便罷了。何必再疑。此言甚不清楚。湘蓮道。你既不知他來歷。如何又知是絕色。駁得妙。寶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妹子。我在那裏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此何言也。而可對小柳說耶。湘蓮聽了。跌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罷了。如何是對寶玉之言。小柳亦造次。寶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道。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做什麼。連我也未必乾淨了。言中帶刺。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來。心中想著。若找薛蟠一則他病著。二則他又浮躁。不如去要回定禮。主意已定。便一逕來找賈璉。賈璉正在新房中。聞湘蓮來了。喜之不盡。且弗喜。

昔雙文之母見張生開口便稱先生知婚事之決撒矣

諭之以理

舉動捷疾

三姐真機警

三姐真機警

刺虎曲云早拌著一劍歸泉又何必多磨口吻如是如是

倏哉三姐竟天年

賈連可笑全無主意不如二姐之能處事也

反轉來一悔幾乎不可收拾

得此一哭三姐亦可慰矣然終何補也

忙迎出來。且弗忙讓到內室。與尤老娘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詫異喫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於四月訂了弟婦。退婚妙法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二哥。背了姑母。似不合理。若係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心中自是不自在。便道。二弟這話。你說錯了。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這個斷乎使不得。湘蓮笑道。如此說。弟願領責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座一敘。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返悔。便知他在賈府中聽了什麼話。來把自己也當作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不但無法可處。就是爭辯起來。自己也無趣味。閱者至此。為之淚下。潸潸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雌鋒。隱在肘後。出來便說。你們也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可憐剛烈之至。

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

當下嚇的眾人急救不迭。尤老娘一面號哭。一面大罵湘蓮。賈璉揪住湘蓮。命人捆了送官。二姐兒忙止淚。反勸賈璉。人家並沒威逼他。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賈璉此時也沒有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拉下手絹拭淚。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人。真真可敬。是我沒福。消受大哭一場等。

始知數由前定
是耶非耶真耶幻
耶吾不得而知之
矣
如三姐之情可謂
至死不變
從此黃泉碧落兩
茫茫
天下人誰不是暫
來歇足者
託足火炕中者試
回頭一想

買了棺木。眼看著入殮。又撫棺大哭一場。誤殺方告辭而去。出門正無所之。昏昏默默。自
想方纔之事。原來這樣標緻人。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信步行來。也不自知了。魂已離殼矣。
正走之間。只聽得隱隱一陣環佩之聲。尤三姐從那邊來。了一手捧著鴛鴦劍。一手捧著
一卷冊子。向湘蓮哭道。妾癡情待君五年。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癡情。妾今奉
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千情鬼。妾不忍相別。故來一會。從此再
不能相見矣。並無怒語。尤見俠氣。說畢。又向湘蓮灑了幾點眼淚。便要告辭而行。湘蓮不捨
忙欲上來。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一撒手。便自去了。這裏柳湘蓮放聲大哭。不覺自夢中哭
醒。似夢非夢。包括全書。睜眼看時。竟是一座破廟。旁邊坐著一個癩腿道士。捕蝨湘蓮便起
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僊師。何號道士。笑道。連我。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
歇足而已。點醒柳湘蓮聽了。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劍。來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
盡。便隨那道士不知往那裏去了。煩惱絲竟有萬根。耶恐一根便抽不盡耳。別有天地。非人間。要知端
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興兒說寶玉糊塗。是反襯尤三姐說寶玉不糊塗。尤三姐冷眼看寶玉。是旁襯熱心
嫁湘蓮。

尤二姐說三姐與寶玉已情投意合。興兒說寶玉一定配林姑娘。俱是反挑筆。

尤三姐思嫁柳湘蓮。若自己向賈璉說到底不成體統。今從尤二姐口中說出。便不著迹。又暗補夜間姊妹密談心話。詳略明暗。文筆細緻。

劍雖至寶。畢竟是凶器。以此定親。殊非吉兆。

甄士隱柳湘蓮出家。俱是寶玉出家引子。

柳湘蓮掣出雄劍。揮斷萬根煩惱絲。此三句大有意味。煩惱絲無影無形。與頭髮絕不相干。劍鋒雖利。豈能一揮即斷。讀者試掩卷細思。柳二郎是否果真出家。抑何別樣結局。自有妙文在內。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癸丑年秋間事。

見土像
鄰鄉思
故里



香秋學
廬姐訊
家童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七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見土儀響卿思故里 聞祕事鳳姐訊家童

以上自六十四回
入尤氏姊妹正傳
後先寫二續二
姐一段情事續寫
三姐小柳一段情
事至此先將小柳
三姐結住成一大
段
以下即從小柳三
姐接入薛蟠歸家
後送物請客歸玉
思鄉等事至下牛
回遞入鳳姐聞風
賺二姐入園設計
毒逼一大段公案
姨媽告湘蓮事實
敘並不在意是知
大體彼柳與尤於
已何涉若大驚小
怪作訝疑嗟歎聲
直是三家村一阿
婆耳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慟。自不必說。忙令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尤三姐身亡。癡情眷戀。卻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其猶龍乎。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家貨。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廝說道。三姐兒自盡了。被小丫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為何。心甚嘆息。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裏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為何。什麼自刎了。那柳湘蓮也不知往那裏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日媽媽為他救了哥哥。商量著替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往來。幾個月了。媽媽合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纔是別叫人家看著無理似的。母女正說話間。見

從寶釵口中將三姐事揭過

入薛蟠回家後一段事情倒也不糊塗

只怕未必

從薛姨媽口中將小柳事揭過

與前寶釵之說意同而辭異然則卻是當面囑付之言故加詳也

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道。我纔聽見說。正在這裏合你妹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媽。可聽見說柳湘蓮跟著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麼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的聰明人。一時糊塗。就跟著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隻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找。他纔是靠跟道士能往那裏遠去。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裏寺裏罷了。此層亦不可少。薛蟠道。何嘗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找。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道。你既找尋過。沒有。也算把你作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淡淡語卻有至理只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二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些料理。咱們家沒。人俗語說的。夯雀兒先飛。省得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纔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桌酒。給他們酬勞。纔是人家陪著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況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重任。薛蟠聽說。便道。媽媽說的。很是。倒是妹妹想的。遇到我也這樣想。著。只因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鬧的腦袋都大了。又為柳二哥的事。忙了這幾日。反倒落了一個空白。張羅了一會子。倒把正經事都誤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廝進來。回說總管的張大爺。張德輝也差人送了兩

能自知糊塗大哥
尙不糊塗

應有此言

論正當物件是前
一箱論別致物件
是此一箱前一箱
所常有此一箱所
難得也

箱子東西來引起後文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帳裏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著沒得拿。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櫻箱。薛蟠一見說阿呀。可是我怎麼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家裏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說還是特特的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若不是特特的帶來。大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不。留。心。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嚇。掉。了。還。沒。歸。竅。呢。奇。語。說。著。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說。出。去。告。訴。小。廝。們。東。西。收。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同。寶。釵。因。問。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捆。著。綁。著。的。薛。蟠。便。命。叫。兩。個。小。廝。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絢。段。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著。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開。母。女。二。人。看。時。卻。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臙。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筋。斗。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著。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見。了。別。的。都。不。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著。細。細。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著。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裏。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閒。話。兒。纔。回。園。裏。去。了。這。裏。薛。姨。媽。將。箱。子。裏。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提。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

敘簫二人親愛逾常隨地皆見敦厚獨於藍橋路上不肯稍爲寬解情之累於人如此此亦發乎情之自然即非簫玉誰能遺此

明知其意若彼而所勸之言若此聽姑娘真善於措辭其意若曰老太太如此何異親人只是不明說耳真善於措辭

人必因有氣而始哭耶何寶玉所見之隘

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二人交情自是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打點完畢。使鴛兒同著一個老婆子。跟著送往各處。這邊姊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誰能遣此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裏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想到這裏。不覺的又傷起心來了。紫鵲深知黛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著比那些日子略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的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得姑娘很重。姑娘看著該喜歡纔是。爲什麼反倒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善於立言。再者這裏老太太們爲姑娘的病體。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治也。爲是姑娘的病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己遭蹋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著添了愁煩了麼。況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氣血。姑娘的千金貴體也。別自己看輕了。紫鵲正在這裏勸解。只聽見小丫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鵲忙說請二爺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妹妹又是誰氣著你了。黛玉勉強笑道。誰生什麼氣。傍邊紫鵲將嘴向牀後桌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裏一瞧。見堆著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寶釵送來的。

開舖是極不堪事
非敢相嘔欲以此
博笑罵耳

勞嘴者為誰而復
作此說耶紫鵲頗
有權衡

又是一樣排解法

索性以葫蘆提之
言答之黛玉亦是
可人

美人只合一生愁
千秋定論整整塵
土者那得識此儂
骨

善得排遣之法

各有一理

些小東西便欲連
聲稱謝俗子其然
美人豈其然乎

便取笑說道那裏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舖麼假癡假呆之語黛玉也不答言紫鵲
笑著道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姑娘一看就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
裏勸解恰好二爺來的很巧替我們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卻也不敢提頭兒
與鵲兒一樣心想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為別的必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
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與你多多的帶兩船來省得你
拭眼抹泪的黛玉聽了這些話也知寶玉是為自己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認因說道我
任憑怎麼沒見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
的小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器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裏知道早已知道說著眼淚又流
下來了寶玉忙走到牀前挨著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著細瞧故
意問這是什麼叫什麼名字那是什麼做的這樣齊整這是什麼要他做什麼使用又說
這一件可以擺在前面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條桌上當古董兒倒好呢一味的將些沒
要緊的話來廝混善於消遣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己心裏倒過不去便說你不用在這裏混
攪了咱們到寶姐姐那邊去罷收殺得妙寶玉巴巴不得黛玉出去散散悶解了悲痛便道寶
姐姐送咱們東西咱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姊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
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兒我去聽聽只當回了家鄉一趟的點題說著眼圈
兒又紅了寶玉便站著等他黛玉只得同他出來往寶釵那裏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

原來是兩連騎

聽兒又往平安州
從薛蟠口中敘出

此番話最好不然
豈人人皆知之事
而此數人尙有不
知耶
又是怎麼樣
的是市井人猜疑
之語

薛大哥亦可謂深
於友道矣誰云其
獸者

之言。急下了請帖。辦了酒席。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已到齊。不免說些販賣賬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喫著酒。說閒話。兒內中一個道。今日這席上短兩個好朋友。衆人齊問是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賈府上的。連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著薛蟠道。怎麼不請連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開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連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的。那柳二爺竟別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裏作柳道爺去了。衆人都吃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遍。衆人聽了。越發駭異。因說道。怪不得前日我們在店裏。髻髻也聽見人噪著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人度了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裏有閒工夫打聽。這一個事。去到如今。還是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麼。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勸他。纔是任他怎麼著。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麼著罷。衆人問怎麼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的。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衆的人。怎麼沒人治他。一下子衆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他去。薛蟠道。城裏城外。那裏沒有找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著。他還哭了一場呢。實話言畢。只是長吁短嘆。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衆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

薛蟠請客本無說
可寫即借小柳以
爲酬答亦現成亦
宵切

閱歷人方能懂得
出

勸他省些罷不要
多說了

灌讀

幸以一笑了之留
得餘味

卻有此等去病之
法並非寶釵杜撰

小意兒已歡喜無
量瑣瑣心胸豈易
鑿足
沒時運人稍稍想
到彼成就無量功
德身受者應終身

喫了幾杯酒。喫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著黛玉到寶釵處來。接上寶玉見了寶釵。便說道：「大哥哥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著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著新鮮些就是了。」黛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我們亦泛詞耳。何即自認幸姐姐穩重不爲挑剔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是俗語說的物離鄉貴。刺心語。其實可算什麼呢？」寶玉聽了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道：「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你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三個人又閒話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釵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覺著身子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強支持著出來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裏悶坐著到底好些。」我那兩日不是覺著發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著也。因爲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著。這兩日纔覺著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這樣想著呢。」大家又坐了一會子。方散。寶玉仍把黛玉送至瀟湘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小意兒便歡喜。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玉頭好會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差。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他都想到了。真是眼淺人見識怪不得。叫人不尊重。若是那林丫頭他把我

頂禮人
真淺眼人
勸他省些罷
夾七夾八誰要
討好真是討厭的
東西
不知作者如何設
想出來真是毫顛
神妙

趙姨歡歡盤盤而
來句句討好卻句
句惹厭因其語言
無味即料其面目
可憎老狐多態徒
虛語耳

世實有此等弗入
調之人自己討賤
夫復誰尤

想東窗事已發矣
我即替小花枝巷
中捏一把汗

一壘醋打翻豈非
大事驚兒祇用眼
觀未曾鼻嗅

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裏還肯送我們東西何所惡於林耶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瞧看一回活畫小家子行逕忽然想到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好兒呢下賤脾氣自己便蠟蠟螫螫的拿著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剛纔給環哥兒的難為寶姑娘這樣年輕的人想得這麼週到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敬服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我也不敢自尊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便不理他說道你只管收了去給環哥頑罷冷得好趙姨娘來時與與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忍耐著出來了真悔不該來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裏嚼嚼嚙嚙自言自語道這個又算了個什麼兒呢誰又算什麼兒呢一面坐著獨自生了一回悶氣卻說鶯兒帶著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的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一步挨著寶釵悄悄的說道剛纔我到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如蜻蜓一點我送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房裏回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嚼嚼嚙嚙的不知說了些什麼看那個光景倒像有什麼大事的是的喫醋的大事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麼事寶釵聽了也自己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爲什麼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咱們那裏管得你

且自喫茶。莫管人家。喫醋。寶姑。此際。怡然。曠然。一。攔。起。鳳。姐。紋。一。文。欲。合。反。離。行。文。妙。訣。寶。玉。問。襲。人。那。裏。襲。人。思。寶。玉。回。來。雙。情。交。映。如。磁。石。之。引。鍼。

處處點鳳姐。尚不直敘。讀者思之。襲人回來。定有鳳姐一邊實信。

賈璉出門。又從襲人口中。一。提。即。薛蟠。所。云。又。往。平。安。州。去。了。誰。知。家。中。已。大。不。平。安。麝。月。背。酸。晴。雙。面。點。醒。時。令。與。林。姑。娘。房。中。設。祭。之。辰。相。去。在。先。後。間。也。

去倒茶來罷。撇開得好鶯兒。於是出來。自去倒茶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著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卻只有麝月。秋紋在房中。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裏去了。麝月道。左不過在這幾個院裏。那裏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語帶酸。寶玉笑著道。不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卻是為寶姐姐送了他東西。他看見是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姐。叫他閒時過去勸勸。正說著。晴雯進來了。因問寶玉道。你回來了。又要叫勸誰。寶玉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連二奶奶那邊去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裏。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寶玉漱了一口。遞給小丫頭兒。心中著實不自在。就隨便歪在牀上。為林妹妹也。卻說襲人因寶玉出門。自己作一回活計。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這幾日也沒有過去看看。況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裏別都出去了。教寶玉回來。抓不著人。晴雯道。阿呀。這屋裏單你一個人記掛著他。我們都是白閒著混飯喫的。只要混得過去便好。襲人笑著。也不答言。就走了。一味買好可厭之至。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池中蓮藕新殘。相閒紅綠。離披如畫。襲人走著。沿堤看玩。一回猛擡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拿著擔子。在那裏擔什麼呢。走到跟前。卻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怎麼今日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連二奶奶家瞧瞧去。

開中點綴
接著又敘開文章
法寬展
才人無所不通此
種物理不知從何
處格來

咬兩三個其餘多
欄不獨蜂兒凡害
人者皆可類推

誰謂後進之不如
先道耶

上頭沒有供鮮何
可先嘗獨不思正

室亦上頭人乎
製人於此等處最

為做作無非要大
衆看重而已

敘此一節雖是閒
文卻中有至理

驚雷轟瓦
襲人機

歪著牀上一小半
是癩一大半是氣
襲人工於措詞

你在那裏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裏趕馬蜂兒。今年三伏裏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
有蟲子把菓子喫得流星兒似的。掉了好些下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可惡的一
毬兒上只咬破三兩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連這一毬兒都是要爛的。姑娘你瞧
咱們說話的時兒。沒趕就落下許多了。喃喃可聽情景。兩宵並非祝媽之願。勞惜物乃惜錢耳。襲人
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許多。你倒是告訴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稀布口袋兒。
一毬兒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遭踢。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纔管上那裏知
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笑著說道。今年菓子雖遭踢了些。味兒倒好。不信。摘一個。姑娘嘗
嘗。襲人正色道。這那裏使得。不但沒熟。喫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你們倒先喫
了。你是府裏使老了的。難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曉得。老祝忙笑道。姑娘說得是我見姑娘
很喜歡我。纔敢這麼說。可就把規矩忘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沒有什麼。只是
你們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著頭兒。這樣著就好了。說著。遂一逕出了園門。來到鳳
姐這邊。一到院裏。只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屋裏熬的。越發成了賊了。又如蜻蜓再
點襲人。聽見這語。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腳步放重些。隔著窗子
問道。平姐姐可在。家裏麼。平兒忙答應著。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裏麼。身上可
大安了。說著。已走了進來。鳳姐妝著在牀上。歪著見了襲人進來。也笑著站起來。道。好些
了。叫你念著。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該天天過來請

承襲承襲

卻從襲人耳日中
寫出文不直敘

機密之至

各人有各人的事
嚼們那裏管得

順流而下不煩更
作波折矣

鳳姐知二姐之事
自平兒發之也
死三姐者寶玉死
二姐者平兒
只怕不做那怕不
破奸妬之形畢肖

安纔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兒的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噪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裏。雖然人多。也就靠著你一個。照看他也實在的。離不開我。常聽見平兒告訴我。說你背地裏。還念著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面。說著。叫平兒拿了張杌子。放在牀旁邊。讓襲人坐下。豐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著罷。一面說閒話兒。只見一個小丫頭兒。在外間屋裏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著兒。又聽見平兒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來。別在門口兒站著。寫得令人可疑。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閒來坐坐。說說話兒。倒關心。因命平兒送你妹妹。平兒答應著。送出來。只見兩個小丫頭兒。都在那裏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著。著此一筆。更覺靈活異常。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我亦心驚。卻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回道。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裏。我叫他先到外頭等兒。這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著請奶奶的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小丫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裏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怎麼聽見的。平兒亦多事。平兒道。就是頭裏那小丫頭兒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裏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舊們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裏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呢。平兒正說著。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回道。旺兒在外頭伺候著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不是好眉眼。說叫他進來。那小丫頭出來說。

問得好使愚婦人
於此已有許多嘍
叨不清矣

旺兒對得好也不
擔承也不設賴只
推自己干淨而已

如風雨驟至門鏗
壁格無不震動有
聲紀紋無不入妙
叫他二字厲聲讀

想見興兒俯面仰
頭左右顧盼錯愕
不定光景四字寫
得妙不可言

奶。奶。叫。呢。旺。兒。連。忙。答。應。著。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姐。兒。道。你。過。來。
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裏。間。門。旁。站。著。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
旺。兒。又。打。著。千。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
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麼。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
風。了。料。著。瞞。不。過。便。又。跪。回。道。奴。才。實。在。不。知。還。說。不。知。道。麼。就。是。頭。裏。興。兒。和。喜。兒。兩。個。
人。在。那。裏。混。說。倒。說。是。混。說。妙。奴。才。吆。喝。了。他。們。兩。句。內。中。深。情。底。裏。奴。才。不。知。道。不。敢。妄。
回。求。奶。奶。問。興。兒。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仰。蒙。推。薦。鳳。姐。兒。聽。了。下。死。勁。啐。了。一。口。恨。極。矣。
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的。混。帳。忘。八。崽。子。都。是。一。條。藤。兒。打。量。我。不。知。道。麼。先。去。給。我。
把。興。兒。那。個。忘。八。崽。子。叫。了。來。你。也。不。許。走。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這。纔。是。我。
使。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兒。只。得。連。聲。答。應。幾。個。是。叩。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叫。興。兒。卻。說。
興。兒。正。在。帳。房。兒。裏。和。小。廝。們。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嚇。了。一。跳。先。聲。奪。人。卻。也。想。不。到。
是。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著。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來。了。鳳。姐。兒。厲。聲。道。叫。他。
那。興。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獅。子。一。擊。羆。虎。伏。只。得。裝。著。膽。子。進。來。鳳。姐。兒。
一。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你。只。實。說。罷。想。不。到。是。這。件。事。發。作。了。興。兒。一。聞。
此。言。又。看。見。鳳。姐。兒。氣。色。及。兩。邊。丫。頭。們。的。光。景。早。嚇。軟。了。不。覺。跪。下。只。是。叩。頭。鳳。姐。兒。
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先之以巽言繼之
以法語的是老吏
斷獄之才
盛怒之下恐有溢
刑鳳姐何不書之
乎一笑
不過應酬而已想
未必十分着力
不說其知反說其
不知的是審訟老
手
此等語言不知作
者如何摹擬出來
真是絕世妙文
句句所供是實

啞字宜使勁讀之
忽有此一駁真是
意外奇文
且慢者不叫姨奶
奶叫什麼呢讓與
兒細細思想
弄真二字是定讞
是了二字一頓
哦字一頓方得神

你要實說了我還饒你放寬一筆以誘之再有一字虛言你先摸摸你脖子上幾個腦袋瓜
子與兒戰兢兢的朝上叩頭道奶奶問的是什麼事奴才同爺辦壞了真是積棍口吻鳳姐
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旺兒過來纔要打時鳳姐兒罵道什麼糊塗忘八
崽子叫他自已打用你打麼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那嘴巴子還不遲呢那與兒真個自
己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鳳姐兒喝聲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麼新奶
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麼與兒見說出這件事來越發著了慌連忙把帽子抓下
來在磚地上整整整整的頭山響口裏說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
的詎已供招矣不待其辭之發也鳳姐道快說與兒直蹶蹶的跪起來無一句不形容盡致
這事頭裏奴才也不知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裏大老爺送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廟裏去領
銀子二爺同著蓉哥兒到了東府裏道兒上爺兒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
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著二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裏使勁啐道
吓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不知噠二爺竟以奶奶呼之與兒忙又叩頭說
奴才該死往上瞧著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了麼怎麼不說了與兒方遂又回道奶奶怒
奴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恕不恕了你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
著呢若不說便不好呢與兒又回道二爺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
就弄真了鳳姐微微冷笑道這個自然麼你可那裏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

波瀾奇特

此供又出鳳姐意外

道二奶奶四字與
剛說二句不得作
一氣讀
虧他急遽中想出
稱呼來
所供亦實
點了点頭兒其胸
中已有把柄矣
又叫值堂房錄供
盤詰旺兒與兒無
絲毫空隙今之審
鞫者恐無其才直
有愧於鳳姐之聽
訟也
或冷笑或下死勁
或厲聲其情狀不
測鳳脂虎莫之敢
櫻
忽點頭忽回頭忽
又掉過臉來神氣
躍然
鳳姐真機警與前
應

了說底下的罷興兒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了房子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裏最要緊興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道哦回頭瞧著平兒道嚼們都是死人麼你聽聽平兒也不敢作聲興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裏怎麼又拉扯上什麼張家李家來呢愈於要問興兒回道奶奶不知道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裏又自己打了個嘴巴把鳳姐兒倒嘔笑了打諢亦不可少兩邊的丫頭也都抿嘴兒笑興兒想了想著了說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鳳姐兒接著道怎麼樣快說呀興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麼張華如今窮的只好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鳳姐兒聽到這裏點了點頭兒回頭便望了頭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裏他還說他不知道呢
張本 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纔叫人裱糊了房子娶過來了鳳姐道打那裏娶過來的要著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擡過來的鳳姐道好一頓罷了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蓉哥兒 蓉哥兒則親上加親還有幾個丫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你大奶奶沒來麼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拿了些東西來瞧的此句補前文敘事所無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讚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服侍呢自然是了無義不搜興兒趕著叩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給那府裏辦事想來辦的是這個了興兒回道也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裏去的時候鳳姐又問道

眞問得無一漏著
謂湘蓮爲造化冤
哉枉也三姐爲二
姐所累革之象曰
二女同居其志不
相得鳳姐素味圖
書途滯涇渭
低頭一回者有許
多計較在內也
收殺語亦寫得逼
眞如畫聲口已稍
軟矣

鳳姐惡著
反聳一句鳳姐眞
有更才

好旺兒七字作三
句緩讀方得神
如見其人如聞其
聲尋常小說通用話
頭用到此處卻妙

誰和他住著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各人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又爲什麼興兒隨將柳湘蓮的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人還算造化高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其實錯以三姐爲二姐一流人也因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興兒道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字字是實沒一事虛假奶奶問出來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鳳姐低了一回頭便又指著興兒說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什麼瞞著我的你想著瞞了我就在那裏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不看你剛纔還有點怕懼兒不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打折了呢說著喝聲去興兒叩了個頭纔爬起來退到外間門口不敢就走周身靈動鳳姐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趕忙垂手敬聽鳳姐道你忙什麼新奶奶等著賞你什麼呢此等排揆語入骨興兒也不敢擡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麼時候叫你你什麼時候到遲一步兒你試試出去罷興兒忙答應幾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道興兒興兒趕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出去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不敢興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隄防你的皮興兒連忙答應著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著過來鳳姐把眼直瞪瞪的瞧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很好去罷外頭有人提一個字兒全在你身上不敢旺兒答應著也出去了鳳姐便叫倒茶已半日口乾矣小丫頭兒們會意都出去了這裏鳳姐纔和平兒說你都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兒鳳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

已有成竹在胸然
而二姐死矣
不知怎樣辦法

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麼著纔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議了。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上回尤三姐公案。已經了給。尤二姐如何結局。自當接敘。但竟接連直寫。文情便少波折。此回卻先敘薛蟠酬客。次寫寶釵送物。及黛玉思鄉。徐徐接入鳳姐聞風。紆迴曲折。引人入勝。

敘薛蟠酬客。寶釵送物。不但文情曲折。且借薛姨媽口中。逗起薛蟠娶親。借鶯兒口中。引起鳳姐聞風。遠鍼近綫。絲絲入扣。酬客送物。並非閒筆。正是事事周到處。

寫鳳姐怒詰興兒。先後回話。將一副兇惡面孔。一副畏懼形狀。描畫入神。丹青不及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癸丑年秋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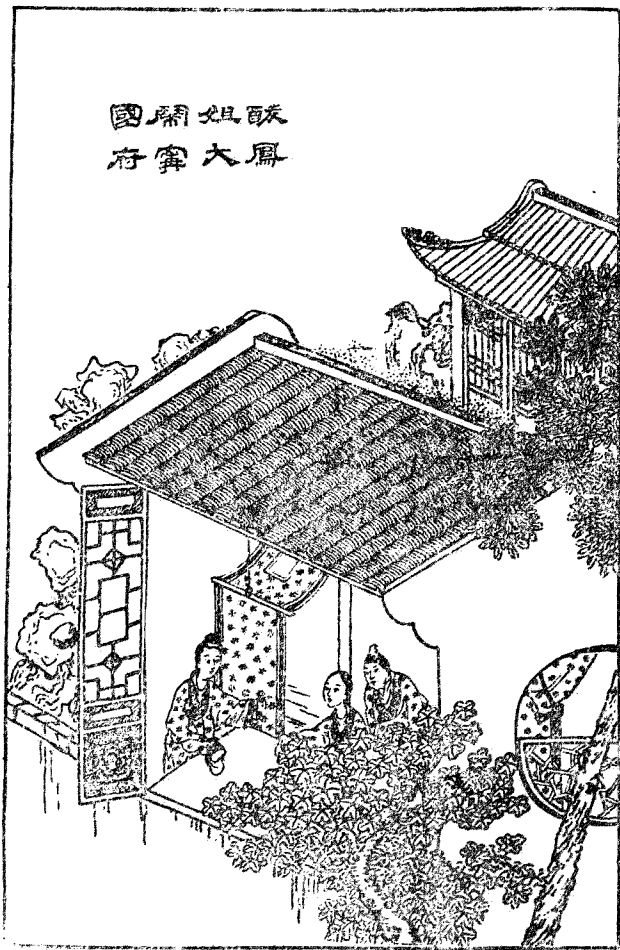
凶尤娘賺
力而觀園



增評補圖石頭記

卷六十八

鳳大府
鳳姐大府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六十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故寬其日以便鳳姐一邊作事

此等舉動令人不測鳳姐眉目體態第一三回黛玉初見時已驚絳綉過一遍但彼所敘是黛玉一從前文句法稍異與前敘則無二也抑其敘衣飾處前是豔粧此是素粧又於同中見異如許親熱便寫得如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值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近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早已心下算定。只待賈璉前腳走了。回家便傳各色匠役。收拾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鋪陳。處心積慮至此。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會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分付衆男人。素衣素蓋。一逕前來。二姐來時。素轎與兒引路。一直到了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了。與兒笑道。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鮑二家的聽了這句頂梁骨走了。真魂忙飛跑進去。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但已來了。只得相見。這便怎麼好。幸二姐尚有主見。於是忙整理衣服。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都是素白銀器。身上。月白緞子襖。青緞子搭銀綫的褂子。白綾素裙。國孝家孝眉彎柳葉高弔兩梢。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兒二女人攙進院來。尤二姐陪笑。忙迎上來。拜見。開口便叫姐姐。說今日實在不知姐姐下降。不曾遠接。求姐姐寬恕。說著。便拜下去。真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趕著拉了二姐兒的手。同入房中。假鳳姐上坐。尤

諸事皆家母家姐
主張欲以推卸干
係不知給橫擲給
九龍佩誰爲主張
者覆其言無一面
反到卽操莽亦遜
其才我二姐連用偏
你將二姐扯攙說
二姐乃死矣擡高一
先將二姐擡高一
層說此等大禮並
再說眠花臥柳半
不將自己有並一
再將白己並一不
忌表自一不
再說二爺一番不
不敢造次相見門
再說倘肯同居都
大家可以勸勸二
爺
再說妹在外頭
心裏實過不去
再說斷不聲關
係斷不聲關
再說小可語不
足爲據

二。姐。忙。命。丫。頭。拿。褥。子。便。行。禮。說。妹。子。年。輕。一。從。到。了。這。裏。諸。事。都。是。家。母。和。家。姐。商。議。
主。張。今。日。有。幸。相。會。只。怕。是。不。幸。若。姐。姐。不。棄。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教。情。願。傾。心。吐。膽。只。
服。侍。姐。姐。真。說。著。便。行。上。禮。去。真。鳳。姐。忙。下。坐。還。禮。假。口。內。忙。說。皆。因。我。也。年。輕。向。來。總。
是。婦。人。的。見。識。一。味。的。只。勸。二。爺。保。重。別。在。外。邊。眠。花。宿。柳。恐。怕。叫。太。爺。太。太。耽。心。這。都。
是。你。我。的。癡。心。假。誰。知。二。爺。倒。錯。會。了。我。的。意。若。是。外。頭。包。佔。人。家。姐。妹。瞞。著。家。裏。也。罷。
了。如。今。娶。了。妹。妹。作。二。房。這。樣。正。經。大。事。也。是。人。家。大。禮。卻。不。會。合。我。說。我。也。勸。過。二。爺。
早。辦。這。件。事。果。然。生。個。一。男。半。女。連。我。後。來。都。有。靠。不。想。二。爺。反。以。我。爲。那。等。妬。忌。不。堪。
的。人。私。自。辦。了。真。真。叫。我。有。冤。沒。處。訴。不。想。二。奶。奶。竟。不。是。妬。忌。不。堪。的。讀。者。想。亦。有。冤。枉。你。處。我的。
這。個。心。惟。有。天。地。可。表。頭。十。天。頭。裏。我。就。風。聞。著。知。道。了。只。怕。二。爺。又。錯。想。了。遂。不。敢。先。
說。目。今。可。巧。二。爺。走。了。所。以。我。親。自。過。來。拜。見。還。求。妹。妹。體。諒。我。的。苦。心。起。動。大。駕。搬。到。
家。中。你。我。姐。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合。意。的。諫。勸。二。爺。謹。慎。世。務。保。養。身。子。這。纔。是。大。禮。
呢。尤。見。親。熱。要。是。妹。妹。在。外。頭。我。在。裏。頭。妹。妹。自。想。想。我。心。裏。怎。麼。過。的。去。呢。再。者。叫。外。人。
聽。著。不。但。我。的。名。聲。不。好。聽。就。是。妹。妹。的。名。兒。也。不。雅。況。且。二。爺。的。名。聲。更。是。要。緊。的。倒。
是。談。論。階。們。姐。兒。們。還。是。小。事。至。於。那。起。下。人。小。廝。之。言。未。免。見。我。素。昔。持。家。太。嚴。背。地。
裏。加。減。些。話。也。是。常。情。妹。妹。想。自。古。說。的。當。家。人。惡。水。缸。我。要。真。有。不。容。人。的。地。方。兒。上。
頭。三。層。公。婆。當。中。有。好。幾。位。姐。姐。妹。妹。姑。婢。們。怎。麼。容。得。我。到。今。兒。就。是。今。兒。二。爺。私。娶。

再說我若不是
衆人如何容得住
再說我若不好
何肯來見妹妹
再言我進去一
切同我一樣去
以作我之幫手
再言我進去亦
可以明我之心
再言我進去亦
我情願搬來同住
包藏禍心翻翻軟
語揜飾自己凶名
一面埋怨二爺弗
諒又自諒又自悔
惹人心憐又自悔
又體貼人情句句
爲能不入其彀中
彼坐板凳上日看
高頭講章者老死
不知其妙
二姐不能不作此
言又從旁面籠罩
他從見禮之厚籠
罩他
上文一片之言包
此妹妹疼我四字

妹妹在外頭住著我自然不願意見妹妹我如何還肯來呢拿著我們平兒說起我還勸著二爺收他呢這都是天地神佛不忍我叫我這些小人們遭踢所以纔叫我知道了二姐之死期至矣我如今來求妹妹進去和我一樣兒住的穿的帶的你我總是一樣兒妹妹這樣伶透人若肯真心幫我我也得個膀臂不但那起小人堵了他們的嘴就是二爺回來一見他也從今後悔我並不是那種喫醋調歪的人興兒可以出脫你我二人更加和氣所以妹妹還是我的大恩人呢要是妹妹不合我去我也願意搬出來陪著妹妹住吾要搬來激其必進去耳鳳姐祇許來學豈肯往教只求妹妹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留我個站腳的地方兒就叫我服侍妹妹梳頭洗臉我也是願意的再言服侍妹妹我也情願說著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禮分序坐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禮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連忙親身攙住只叫妹子快別這麼著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兒忙也起身笑道折死他了妹妹只管受禮他原是嚼們的丫頭以後快別如此說著又命周瑞家的從包袱裏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爲拜見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喫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妹妹疼我頂關語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做他是個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膽敘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爲知己冤哉知己二字又見周瑞家等媳婦在旁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喫虧心太癡了反

就是讀者也要認做極好的人

二姐之傾心吐膽也就一邊說

聽稱揚之詞果與二姐意中相合

是眼前證據二姐又何疑

已傾心吐膽告之矣

此一催也鳳姐真是催命鬼

已拿一個大題目在手

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剛合著油瓶蓋。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禮。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裏怎麼樣。鳳姐兒道。這有何難。妹妹的箱籠細軟。只管著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夯貨。要他無用。還叫人看著。妹妹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裏。決斷。尤二姐忙道。今日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姐料理。二姐頗識大體。我也來的日子淺。也不會當過家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這幾件箱櫃。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過是二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著擡到東廂房去。便不懷好心。於是催著尤二姐急忙穿戴了。二人攜手上車。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道。二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偏提說此言。坐實他一層罪。如今且別見老太太。太太。我們有一個花園子極大。姊妹們住著容易。沒人去。你這一去。且在園裏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二姐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廝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進大門。只奔後門。來了。車趕散。衆人鳳姐便帶了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執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引動衆人來看。問尤二姐。一見過衆人。見了他。縹緞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一的分付了衆人。都不許在外走了。風聲。有機謀有斷制。若老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婆子丫頭。都素懼鳳姐的。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這

蓋已傾心吐膽矣

鳳姐之刺愈深

無一著不顧到

暗中行事包下文
多少在內

衆人尙在其籠罩
中何況二姐

丫頭之名曰善善
人吾不得而見之
矣

開口便聽不過去

先聽了一車子話
咱們句挑得惡

論來自是一段道
理二姐何敢爭強
若將就得過去也
罷了

寫得善姐不堪正
寫得鳳姐不堪

事。鳳姐悄悄的求李執收養幾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的。李執見鳳姐那邊已收拾房屋。況在服中。不好張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姐又便去將他的丫頭一概退出。又將自己的一個丫頭送他。使喚暗暗分付他園中媳婦們好生照管著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概和你們算帳。自己又去暗中行事不提。將以監制之。而二姐不悟悲夫。且說合家之人。都暗暗的納罕。道看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各相好。倒也安心樂業的。自爲得所。筆法誰知三日之後。丫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尤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一聲大奶奶。拿些過來。善姐兒便道。二奶奶你怎麼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邊太太。那邊太太。這些姑娘。姊妹們。上下幾百男女。天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家裏。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個手一個心一個嘴裏調度。那裏爲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勸你耐著些兒。罷。咱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互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些兒的人。聽見了這話。噪鬧起來。把你丟在外。死不死。活不活。你又敢怎麼樣呢。善姐一片言語。竟惡毒。鳳姐是甜言媚語。三春暖。善姐是惡語。傷人。六月寒。尤二姐死矣。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因爲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漸的連飯也懶端來。與他喫。或早一頓。晚一頓。所拿來的東西。皆是剩的。尤二姐說過二次。他反瞪著眼。叫喚起

後恐有不可忍者
矣。好作手。未有不
入其彀中者。
所謂明擡暗推也
作手真惡。

在二姐原說是好
心。

把柄到手矣。卽上
文暗中行事之一
也。

虧他打聽得如許
詳細。實旺兒之牙
爪助之。

先將張華藏住是
要著。

背旨瞞親十六字
簡而明。重而毒。擅
長於刀筆。刑名幕
友。應讓此君出一
頭地。

寫得鳳姐咄咄可
畏。
又在狀中用一體
人惡極。

來。誰使之然者。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本分。少不得忍著。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卻是和容悅色。滿嘴裏好妹妹。不離口。我不願見。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了頭媳婦。道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暗裏自家行兇。明說了頭欺軟怕硬。其好惡百喙難辭。背著我的眼。還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用心之險。一至於此。二姐安得不死。二姐見他這般好心。既有他。我又何必多事。下人不知好歹。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自是正理。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聽。這尤二姐的底細。皆已深知。果然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纔十九歲。成日在外賭博。不理世業。家私化盡。父母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場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子二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婿尚不知道。此句生根。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悄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著他。寫一張狀子。只要往有司衙門中告去。不容二姐而治死之。猶可恕也。必欲挑唆告狀。是何心哉。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的裏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氣的罵道。真是他娘的話。怨不得俗語說。癩狗扶不上牆的。你細細說給他。就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裏自然能彀平服的。逞勢作威。無所不至。賈府有此婦。其敗必矣。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分付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如此。我自有道理。旺兒聽了。有他

必告旺兒過付可
令賈珍父子無顏
斯謂著著見將

警張華計算在所
必告若云代人指
使可不消明辨

恭候已久

粧得像極

此等口供皆鳳姐
使旺兒教之者

提醒他一句

是要著

有何憑證三百兩
之力也

賺銀之法

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惡極說。你只告我旺兒過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張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狀子。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兒正等著此事。不用人帶信。早在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衆位弟兄。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鐵案也。衆青衣不敢。只說好哥哥。你去罷。別鬧了。於是來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將狀子與他看。旺兒故意看了一遍。叩頭說道。這事小的盡知的主。人實有此事。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拉小的在內。其中還有人求老爺再問。張華叩頭道。雖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的說糊塗東西。還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上。憑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出賈蓉來。主意在此。察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訴他此事。命他託察院。只要虛張聲勢。驚嚇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宅。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銀。亦可添補費用。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妄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聲。況是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著賈璉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快作道理。賈蓉慌忙來回賈珍。賈珍道。我卻早防著這一著。倒難爲他這

也做銀子不著不
過比那邊少一百
耳

奈何奈何

寫出珍蓉父子急
遠情形令人發笑

趁勢而走是上著

尤氏還在夢中

嘎嘎原來為此

處處帶著國孝家

孝兩層腳步站穩

決無債事

先為輕賤之言以

辱之繼為捏造之

言以誣之終為撒

賴之言以逼之何

口鋒之利乃爾吾

願終身不見其人

也

蓉哥到此亦更無

別法

拉拉雜雜如聞其
鳳響

所為一日好者安
在哦我知之矣

樣大膽子。卽刻封了二百銀子。著人去打點察院。又命家人去對詞。正商議間。又報西府。二奶奶來了。賈珍聽了這話。倒喫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已經進來了。說好。大哥哥帶著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還笑說。好生伺候。你嬌娘分付他們。殺牲口備飯。說了忙命備馬。躲往別處去了。這裏鳳姐帶著賈蓉走來。上房。尤氏也迎了出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說。什麼事情。這樣忙。鳳姐照臉一口唾沫。這。是爲什麼呢。啐道。你尤家的丫頭。沒人耍了。偷著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並。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願意給也要三媒六證。大家說明成了。體統纔是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個人送來了。這會子。被人告我們。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喫醋如今指名提我。要我休我。我到了你家。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太有了話。在你心裏。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如今。啣們兩個一同去見。官分證明白。回來。啣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觀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一面。說一面。大哭。拉著尤氏。只要去見官。成了個女無賴。急的賈蓉跪在地下。叩頭。只求嬌娘息。怒。鳳姐一面又罵賈蓉。天打雷霹。五鬼分屍的。沒良心的。種子。天未必管此閒事。罵得新鮮。不。知天有多高。一尺高地有多厚。一寸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靈兒。也不容你。陰靈何在。祖宗也不容你。祖宗何在。還敢來勸。我一面罵著。揚手就打。嚇得賈蓉忙叩頭。說道。嬌娘別動氣。只求嬌娘別看這一時姪兒。

比與兒自打時其
輕重何如
嗔罵蓉兒不少假
借回思弄買瑞時
借玻璃屏時親呢
等於膠漆轉眼腹
日毒罵之心即前
日梅好之心
寫得出潑相
說得來自己句句
著理無一筆破綻

形容得出

不字作一句讀

千日的不好還有一日的好實在嬌娘氣不平何用嬌娘打讓我自己打嬌娘只別生氣說著就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己問著自己說以後可還再顧三不顧四的不了以後還單聽叔叔的話不聽嬌娘的話不了嬌娘是怎麼樣待你你這樣沒天理沒良心的好孩子好姪兒衆人又要勸又要笑又不敢笑旁寫一筆周到鳳姐兒滾到尤氏懷裏號天慟地大放悲聲好孩子好姪兒好嬌娘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爲什麼使他違背親將混帳名兒給我背著好賢惠啗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身隸來拿再者啗們過去只見了老太太和衆族人等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買妾只給我一張休書我即刻就走你妹妹我也親身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內我這裏趕著收拾房子和我一樣的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下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概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總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點多二百了如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裏說了又哭哭了又罵後來又放聲大哭起祖宗爺娘來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麪團兒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話只罵賈蓉混帳種子和你老子做的好事尤氏罵也我當初就說使不得鳳姐兒聽說這話哭著指著尤氏的臉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裏難道有茄子塞著不就是他們給你嚼子銜上了爲什麼你不來告訴我

得此一語使尤氏直無辭可對直逼得尤氏無地可容此數句卻切中尤氏之弊勢至此不得不陪此一哭此亦是實情

也不得不然總以大題目挾制之

賈蓉至此更無別法只有一味認罪一面求懇而已

微旨

忽而奇峯絡繹忽而幽徑紆迴鳳姐真善於憑虛構造者

你若告訴了我這會子不平安了怎麼得驚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少禍表壯不如裏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敢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沒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蘆誰比得奶奶有才幹有口齒就只會一味瞎小心應賢良的名兒說著啐了幾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問問跟的人我何曾不勸呢也要他們聽叫我怎麼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聽著罷了衆姬妾丫頭媳婦等已是黑壓壓跪了一地陪笑求說二奶奶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踐穀了真穀了當著奴才們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奶奶給留點臉兒說著捧上茶來鳳姐也摔了一回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賈蓉出去請你父親來我對面問他問親太爺的孝纔五七姪兒娶親這個禮我竟不知道我問問也好學著日後教導你們賈蓉只跪著叩頭說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都是姪兒一時喫了屎調唆著叔叔做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嬌娘若鬧起來了姪兒也是個死只求嬌娘責罰姪兒姪兒謹領這官司還求嬌娘料理姪兒竟不能幹這大事嬌娘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折了在袖子里姪兒糊塗死了既做了不肖的事就和那貓兒狗兒一般少不得還要嬌娘費心費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只當嬌娘有這個不肖的兒子就惹了禍少不得委屈還要疼他呢說著又叩頭不絕鳳姐兒見了賈蓉這般心裏早軟了只是礙著衆人面前又難改過口來鳳姐無處不用機械因歎了一口氣一面拉起來一面拭淚向尤氏道轉捩得疾瘦子

說得活龍活現
難道還有不放心
之處

打點衙門之銀早
計寧府償還所以
慨然總而計之寧
府此案費銀七百
兩一切小開發不
算

本是鳳姐要瞞尤
氏語偏尤氏來囑
付鳳姐真擺佈得
惡

得了五百銀之後
又是一番話頭
此等話欺不得與
兒珍大嫂受其欺
乎

想打算此事真正
兩夜沒合得眼
為張華設身處地
言之句句有理
大題目總束四句
可以為訟師矣

也別惱我。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訴了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麼得罪了。嫂子。能收能放。能發能斂。唇舌之利害。二少雙。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往袖子裏藏。少不得。了。嫂子。要體諒我。還得。嫂子。在哥哥跟前。替說。先把這官司。案下去。纔好。要著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嬌娘。放心。橫豎。一點兒。連累不著。叔叔。正要你說。此句。嬌娘。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們。娘兒們。打點。五百兩。銀子。與。嬌娘。送過去。好。補上。不然。豈有。教。嬌娘。又。添上。虧空的。越發。我們。該死了。鳳姐。之心。若曰。果然。得了。又曰。不怕。你不。送過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太。們。跟前。嬌娘。還要。週全。方便。別。提。這些。話。方。好。鳳姐。又。冷。笑。道。你。們。饒。壓。著。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著。我。替。你。們。週。全。我。就。是。個。傻。子。也。傻。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什。麼。人。嫂。子。既。怕。他。絕。了。後。我。難。道。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妹。子。就。合。我的。妹。子。一。樣。多。謝。你。好。心。我。一。聽。見。這。話。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趕。著。傳。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倒。說。奶。奶。太。性。急。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看。是。怎。麼。樣。再。收。拾。房。子。去。接。也。不。遲。我。聽。了。這。話。叫。我。要。打。要。罵。的。纔。不。言。語。了。誰。知。偏。不。稱。我的。意。如。今。算。稱。你的。意。了。偏。偏。打。的。嘴。半。空。裏。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一。狀。我。聽。見。了。嚇。的。兩。夜。沒。合。眼。兒。又。不。敢。聲。張。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膽。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化。子。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急。了。凍。死。餓。死。也。是。個。死。現。在。有。這。個。禮。他。抓。住。總。然。死。了。死。的。倒。比。凍。死。餓。死。還。

越使錢越教人拿
住刀靶能識世務
方知遠慮寄語遇
事使錢者宜三復
此言
意在破珍大哥之
鈔
此等官司原只要
銀子回話的
先前湮沫喚著說
此則提著嘴兒笑
竟是一個花面腳
色
說得面面顧到
真是老訟師聲口
無一層不想到
竟說得如此容易
誰其信此言者
蓉兒亦狡

值些怎麼怨他的告呢。這事原是爺做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著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層罪。俗語說拌著一身剛。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麼事做不出來。況且他又拿著這滿禮不告等請不成。嫂子說我就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去了。倒要你受嚇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人商量。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教人拿住刀靶兒。越發來訛我是耗子尾巴上長瘡。多少膿血兒。其言甘者其心必苦。一為輕聽卽落圈套。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咱們。如今想了一個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應個妄告不實之罪。咱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銀子。就完了鳳姐兒。抿著嘴兒笑道。銀子到手便換一副面孔。難為你想。怨不得你願一不願二的。做出這些事來。原來你竟是這樣個糊塗東西。我往日錯看了你了。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是無賴的小人。銀子到手。三天五天就光了。他又來找事。訛詐再要叨登起來。咱們雖不怕終久耽心。攔不住他說。既沒毛病。爲什麼反給他銀子。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這事還得我了纔好。如今我竟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願意了事。得錢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勸我二姨娘。叫他出來。仍嫁他去。若說要錢。我們這裏少不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

鳳姐已有成竹在胸。本來久慕姐姐。一向是心慈面軟的。

面硬心毒之人。自認心慈面軟。有言則近。犬便狂姓。王人何以解嘲。

難為你如此擔當。再送你五百兩。何如。

並非仗著不害臊的臉。乃仗著五百兩之力也。

此等形景。尤氏在旁。烏乎知之。連骨髓都寫出來。

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出去。他若出去了。嚼們家的臉在那裏呢。依我說。只寧可多給錢。爲是賈蓉深知鳳姐兒口雖如此。心卻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卻做賢良人。如今怎麼說。只好怎麼依鳳姐兒歡喜了。又說外頭好處了。家裏終久怎麼樣。你也同我過去回明了。老太太太太纔是。又是一層難事。尤氏又慌了。拉鳳姐兒討主意。如何撒詎。纔好。鳳姐冷笑道。既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樣事。這會子。這個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個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我還是一片傻心腸兒。口甜心苦。方切說不得。讓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妹去。給老太太太太們叩頭。只說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裏的。又要討老祖宗歡喜。今既見了你妹妹。很好。而且又是親上做親的。我願意娶來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親近。一概死了。日子又難。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後。無柰無家無業。實在難等。就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廂房收拾了出來。暫且住著。等滿了。孝再圓房兒。仗著我不害臊的臉。實是不害臊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著你們了。你們娘兒兩個想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笑道。到底是嬌娘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去拜謝。鳳姐兒道。罷呀。還說什麼拜謝不拜謝。再有五百兩更好。又指著賈蓉道。今日我纔知道你了。含混得妙不可言。說著把臉卻一紅。眼圈兒也紅了。似有多少委屈的光景。我也說不出。賈蓉忙陪笑道。罷了。嬌娘少不得饒恕我。這一次說著忙。又跪下。鳳姐兒扭

嗽著賈蓉欲說。未
住二盞。娘情絲未
斷。尤氏可謂滿張羅
矣。鳳姐進寧府。喚
寫鳳姐曰。照臉一口
開始。後曰。拉著尤
溼沫。去見官曰。揚
氏。要。打。見。官。曰。揚
手。就。打。見。官。曰。揚
氏。撞。兒。裏。曰。又。要
尋。死。撞。頭。曰。指。著
尤。氏。的。臉。曰。啐。了
幾。口。曰。啐。了。一。回
至。後。又。曰。心。軟。了
曰。拉。賈。蓉。起。來。曰
批。著。嘴。兒。笑。寫。得
一。個。九。子。魔。鳩。盤
茶。活。現。紙。上。作。者
真。有。畫。鬼。神。通。

過臉去不理他。賈蓉纔笑著起來了。私情如畫這裏尤氏忙命丫頭們舀水取粧奩。服侍鳳姐兒梳洗了。趕忙又命預備晚飯。鳳姐兒執意要回去。粧腔尤氏攔著道。今日二嬪子要這麼走了。我們什麼臉還過那邊去呢。賈蓉傍邊笑著勸道。好嬪娘。親嬪娘。以後蓉兒要不真心孝順你老人家。天打雷劈。想老天無眼。願此鳳姐。瞅了他一眼。啐道。誰信你這成何形景。說到這裏。又咽住了。妙。一面老婆丫頭們擺上酒菜來。尤氏親自遞酒佈菜。賈蓉又跪著敬了一鍾酒。鳳姐便合尤氏喫了飯。丫頭們遞了漱口水。又捧上茶來。鳳姐喫了兩口。便起身回去。賈蓉親身送過來。纔回去了。且說鳳姐進園中。將此事告訴尤二姐。又說我怎麼操心。又怎麼打聽。須得如此。如此方保得衆人無罪。少不得咱們按著這個法兒來。纔好。機關百出。不知鳳姐又變出什麼法兒來。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此回專寫王鳳姐。陰毒險惡。爲尤二姐吞金自盡之由。

寫鳳姐向尤二姐一番說話。婉曲動聽。尤二姐雖亦伶俐。不由不落其陷阱。丫頭善姐。噴說尤二姐之話。須知俱是鳳姐暗中囑付。

鳳姐對尤二姐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只管告訴我。是先發制人。使尤二姐不得不替丫頭們遮掩惡極。

借鳳姐口中說。就告吾們家謀反。也沒事的。又敍王信打點察院得賊。以見榮府此

時財勢薰天。反跌後來之衰落。

鳳姐大鬧寧府。寫得淋漓盡致。既顯鳳姐之潑悍。又見賈蓉尤氏之庸懦。兩面俱到。鳳姐託王信打點察院使銀三百兩。今尤氏母子許還銀五百兩。鳳姐不但佔盡上風。又賺銀二百兩惡極。

哭罵鬧後。忽指著賈蓉道。今日纔知道你了。臉上眼圈兒一紅。及賈蓉跪下。鳳姐扭過臉去。賈蓉說以後不真心孝順。天打雷劈。鳳姐瞅了一眼。啐說誰信你這。又咽住不說。此一段文字。隱隱躍躍。暗藏無限情事。如金鼓震天時。忽有鶯啼燕語。又如一片黑雲中。微露金龍鱗爪。文人之筆。莫可端倪。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癸丑年秋間事。

弄小用借劍殺人



肥大眼吞三金白遊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五百兩之力也
繆綴小媳婦五字
妙此從買母眼中
看出可知繆綴二
字老少皆識得

看人必帶眼鏡恐
花在霧中看也予
苦短視每逢觀視
領略恆疎茲觀碑
史得觀人法
買母亦要瞧瞧皮
肉兒
一語刺心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著鳳姐去回方是大禮鳳姐笑道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有了不是往你身上推就是了說著大家先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姐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繆綴小媳婦進來忙覷著眼瞧道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兒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倒細細的看著好不好機變百出可謂老實潑皮說著忙拉二姐兒道這是一太婆婆快叩頭二姐兒忙行了大禮展拜起來又指著衆姊妹道這是某人某人你先認了太太瞧過了再見禮二姐兒聽了一一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旁邊新媳婦舉止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問你姓什麼今年十幾歲了鳳姐忙又笑道老祖宗且別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老實潑皮賈母又帶上了眼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瞧肉皮兒衆人都抿著嘴兒笑著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他的手來我瞧瞧居然看新婦法子賈母瞧瞧摘下眼鏡來笑說道竟是個齊全孩子我看比你還俊些呢鳳姐聽說笑著忙跪下詭計百出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來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聽了道這有什麼不是既你這

鳳姐帶二姐見太
婆婆求發慈心少
選見王夫人即說
老太太之意欺弄
衆人如小兒
無一著佈置得不
惡

今之爲官者大抵
如此

佈置已停當

真嚇耶假嚇耶讀
者自知

將一切不是處都
推到珍兒身上鳳
姐真惡

樣賢良很好。賈母亦在其籠罩中。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房。恐等不到矣。鳳姐聽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著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真能隨路生機。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詭計百出。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爲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又是一個入籠罩。於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反跌一筆。搬到廂房居住。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裏還有許多陪送外。還給他銀子安家。過活。積慮一至於此。張華原無膽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了人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原是親戚。接到家裏住著。是真並無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我們的債務。追索不給。方誣賴小的主兒。那個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況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說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趕出來。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說道。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於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借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賈家領人。鳳姐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那家。並沒退準。惹人告了。如此官斷刁毒。賈母聽了。忙喚尤氏過來。說他做事不妥。既你妹子從小與人指腹爲婚。又沒退斷。使人告了。這是什麼事。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準。鳳姐在旁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沒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親家說過一。

偏要如此說惡極
賈母自是正論

此處又從尤二姐
開口

替他計較得不錯

結張華鳳姐之計
不行

無一面不想到

從此二姐死定矣

次○並○沒○應○準○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做○二○房○如○此○沒○有○對○證○話○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
璉○二○爺○不○在○家○不○會○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麼○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
圓○房○沒○的○強○佔○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裏○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
聽○了○又○回○賈○母○道○我○母○親○實○於○某○年○某○月○某○日○給○了○他○二○十○兩○銀○子○退○準○的○他○因○窮○急○了
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道○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料
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著○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
回○成○何○體○統○便○回○了○賈○珍○暗○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
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
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呢○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
和○父○母○商○議○已○定○約○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了○五○更○便○回○原○籍○去○了○倒○也○識○竅○賈○蓉
打○聽○得○真○了○來○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
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著○張○華○帶○回○二○姐○兒○去○未○免○賈○璉○回○來○再○化○幾
個○錢○包○佔○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兒○不○去○自○己○拉○絆○著○還○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
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
自○己○害○了○自○己○無○一○面○不○想○到○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
想○了○一○個○主○意○出○來○悄○命○旺○兒○遣○人○尋○著○了○他○或○說○他○做○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

復又計殺張華忍
心之辭鳳姐諒不
至此或作者心中
有這種人骨鯁在
喉必吐之而始快
旺兒有計較

說得頗像
作者特筆

必有之事

又是鳳姐作料

秋桐送來一刺未
除又生一刺此際
須要計較方無肘
腋之患其殺了二
姐再殺秋桐籌畫
從國策得來

一計惡一計吾真
惡見其人

使人算計務將張華治死方翦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真毒到無以復加。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關天非同兒戲。良心尚在腔子裏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幾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因有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的打死了。他老子嚇死在店房。在那裏驗尸掩埋。鳳姐聽了不言說。你要撒詎。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竟比親姊妹還勝幾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來了先到了新屋中。已經靜悄悄的。關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兒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鏡中。躡足少不得來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結前文。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丫鬟名喚秋桐。賞他為妾。又是一盆火。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衆人回來。見了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來。敘了寒溫。寫得逼真。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驕矜色。鳳姐聽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在那裏邊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吾亦云然。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換出來。遮飾。真有計較惡極。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納罕。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的。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說。妹妹的聲名。很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太們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乾

難得爲姐姐關照

已打疊一種主意矣

此又是什麼心想

秋桐上手矣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二姐危矣

鳳姐真能惡擺佈到此地位

殺之而不怨鳳姐很極

救之爲人可知矣

見食化食原是此等人通病於理二何尤焉

咄咄可畏吾不知此等惡婦天地間有幾個也

淨又和姐夫來往可見沒人要的你揀了來還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這話氣的什麼

兒是。的。後。來。打。聽。是。誰。說。的。又。察。不。出。來。請。教。是。誰。說。的。這。日。久。天。長。這。些。奴。才。們。跟。前。怎。麼。說。嘴。我。反。弄。了。魚。頭。來。折。說。了。兩。遍。自。己。已。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衆。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刺。且。說。秋。桐。自。以。爲。係。賈。赦。之。賜。無。人。僭。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裏。豈。容。那。先。姦。後。娶。沒。漢。子。要。的。婦。女。婦。女。們。聽。着。鳳。姐。聽。了。暗。樂。自。從。粧。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又。變。一。計。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菜。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拿。了。錢。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廚。內。另。做。了。湯。水。與。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頓。一。句。束。上。只。有。秋。桐。撞。見。了。便。去。掉。舌。告。訴。鳳。姐。說。奶。奶。名。聲。盡。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著。不。吃。卻。往。園。裏。去。偷。吃。鳳。姐。聽。了。罵。平。兒。道。人。家。養。貓。拿。耗。子。我。的。貓。只。倒。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著。了。又。暗。恨。秋。桐。園。中。姊。妹。一。干。人。暗。爲。二。姐。耽。心。雖。都。不。敢。多。言。卻。也。可。憐。每。當。無。人。處。說。起。話。來。尤。二。姐。拭。眼。抹。淚。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因。無。一。點。壞。形。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便。不。留。心。本。來。是。沒。用。小。子。況。素。昔。見。賈。赦。姬。妾。丫。鬟。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該。打。死。的。只。未。敢。下。手。今。日。天。緣。湊。巧。竟。把。秋。桐。賞。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爾。新。婚。連。日。那。裏。拆。得。開。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兒。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用。借。刀。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鬪。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

請將不如激將秋
桐亦入其彀矣
聲聲口口擡高鳳
奶奶秋桐真入彀
而不知者虧得鳳
奶奶籠絡到此地
位吾真畏其人
似乎亦怕秋桐者

又用一把反背刀
秋桐之言皆鳳姐
之計也
嬌俏生妬不堪之
論賈嫻獨說二姐
其明於遠而暗於
近乎
此層是鳳姐心中
要著
推倒牆攆順水船
亦是天下通病
平兒是假好否則
果能力回鳳姐亦
不致下此毒手容
使魂兒見此形容
其心當更淡矣
其質地厚與妹子
相反

已再殺秋桐主意一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道其毒勝於蛇蝎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
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
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亂罵說奶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卻做不來奶奶把素日的
威風怎麼都沒了奶奶寬洪大量我卻眼裏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這倡婦做一回他纔
知道呢鳳姐兒在屋裏只粧不敢出聲兒詭計百出而醜態已全露矣氣得尤二姐在房裏哭
泣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漸漸來了次日賈母見他眼睛紅紅的腫了問他又不
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他專會作死好好的成
天喪聲嘆氣背地裏呪二奶奶和我早死了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賈母聽了便說人
太生嬌俏了老祖宗竟隨其術中可知心就嫉妬了謂二姐也鳳丫頭倒好意待他他倒這樣
爭鋒吃醋可知是個賤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喜歡衆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上踐踏
起來弄得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著鳳姐與他排解那尤
二姐原是花爲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折磨不過受了一月的暗氣便懶懶
得了一病可憐可憐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妹妹手捧鴛
鴦寶劍前來說姐姐你爲人一生心癡意軟終吃了這虧休信那妬婦花言巧語外作賢
良內藏奸猾何止奸猾他發狠定要弄你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就是進
來亦不容他這樣此亦係理數應然只因你前生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

此卻是三姐說得
到做得到者惜乎
早死不得見其一
番力量也

二姐悟矣

一字百迴旋一語
千鳴咽令我忍
卒讀

二姐命應絕矣來
者無非催命鬼耳
偏是庸醫偏有此
等議論

此非寫胡君榮之
饑色也正寫出二
姐之纏繖來病中
尚如此何況平時
胡君榮切脈驚見
面龐即魂飛天外
靡顏賦理者遊庸
醫看病每每欲益
反損其戒之便
真是氣數然鳳姐
之罪益深矣胡醫
其次也

喚醒不少你速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妬婦一同歸至警幻案下點時聽其發落不然你則白白的喪命且無人憐惜明目張膽言之凜然尤二姐哭道妹妹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何必又生殺戮之冤三姐兒聽了長嘆而去可憐可憐只好長歎尤二姐驚醒卻是一夢等賈璉來看時因無人在側便哭著合賈璉說我這病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已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老天可憐生了下來還可若不然我的命還不能保何況於他賈璉亦哭道你只放心我請名人來醫治恐無補矣於是出去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此時也病了亦謀幹了軍前效力回來好討磨封的小廝們走去便仍舊請了那年給晴雯看病的太醫胡君榮來珍視了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道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請出手來再看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脈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膽須得請奶奶將金面略露一露醫生觀看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早已魂飛天外那裏還能辨氣色一時掩了帳子賈璉陪他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瘀血凝結放狗屁如今只以下瘀通經要緊於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令人送了藥禮抓了藥來調服下去只半夜光景尤二姐腹痛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來此時鳳姐只有保護賈璉絕子絕孫於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遣人再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找胡

不知那一方的人
又要遭劫了

凡美人未有不血
氣虧弱者

鳳姐周身惡計連
天地都要欺進在
內

讀者試掩卷思之
鳳姐之願代二姐
其真耶假耶

陰人冲犯禍不旋
踵詩曰有冤爰爰
維權於羅其斯之
謂與

上文云秋桐十七
歲是年癸丑則秋
桐當是丁酉年生

宜作屬雞方合原
刻作屬兔於理不
合今改正

翻人底裏秋桐亦
太無忌矣

口齒亦頗利害竟
把賈二爺當一個
忘八看此等惡婦
亦可殺天下最可

君榮胡君榮聽了早已捲包逃走這裏太醫便說本來血氣虧弱受胎以來想是著了些
 氣惱鬱結於中著這位先生誤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傷八九一時難保就愈還
 是好看話煎丸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閒話閒事不聞庶可望好那裏能說畢而去也開了
 個煎藥方子並調元散鬱的丸藥方子去了急的賈璉便查誰請的姓胡的來一時查出
 便打了個半死卻也何益於事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真史筆只說咱們命中無子好容易
 有了一個遇見這樣沒本事的大夫來於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己通誠禱告說我情願
 有病只求尤氏妹妹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願吃長齋念佛通誠禱告吃齋念佛保
 佑滅門絕戶賈璉衆人見了無不稱讚賈璉與秋桐在一處鳳姐又做湯做水的著人送與
 二姐又叫人出去算命占卦偏算命的回來又說係屬雞的陰人冲犯了此等處俱是鳳姐
 教導出去的並非刻料大家算將起來只有秋桐一人屬雞說他冲的已漸漸算計到秋桐一邊矣
 秋桐見賈璉請醫調治打人罵狗爲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
 又聽見如此說他冲了鳳姐兒又勸他說他暫且別處躲幾日再來秋桐便氣得哭罵道
 那裏起餓不死的雜種混嚼舌根鳳姐亦在其中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井水釀成醋醋無
 怪醋坊內皆淡若水也怎麼就冲了他好個愛八哥兒在外頭什麼人不見偏來了就冲了我
 還要問問他呢到底是那裏來的孩子他不過哄我們那個棉花耳朵的爺罷了總有孩
 子也不知張姓王姓的奶奶希罕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歡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倒

恨者惟妬婦然婦人安可不妬倘任男子放浪與已毫無芥蒂其心難問矣若鳳之摧花斫樹則爲戾氣所鍾增減一字出入罪名不少用之東西吾甚惡其人其受病也益深矣還是平姑娘調停一番然終無益於生金可以墜死其價翔貴或在乎此吾不忍見此形從容之至

平兒眼裏久已看不過去

大書特書

還是一點撥雜沒有的呢。毒口混罵然使珍哥聞之何以爲情。衆人又要笑。又不敢笑。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告訴邢夫人道。二爺二奶奶要攆我回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太好歹開恩。邢夫人聽說。便數落了鳳姐兒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樣。是你父親給的。爲個外來的攆他。連老子都沒了。說得來似乎有理。說著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發走到窗戶根底下。大罵起來。尤二姐聽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尤二姐那邊來勸慰了一番。尤二姐哭訴了一回。平兒又囑付了幾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這裏尤二姐心中自想。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況胎已經打下。無甚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倒還干淨。阿彌陀佛。鳳姐禱告常聽見人說。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弔自刎。又干淨。想畢。硬撐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不知多重。哭了一回。外邊將近五更。天氣那二姐咬牙很命。便吞入口中。幾次直脖子咽了下去。於是趕忙將衣服首飾穿齊。整上炕。踢下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晨。丫鬟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自己梳洗。鳳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了頭們。就這等沒人心。打著罵著。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逾了。牆倒衆人推。丫鬟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卻穿戴的齊齊整整。死在炕上。已遂二奶奶之心。於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瞧見不禁大哭。有心人衆人雖素昔懼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實在溫和。憐下如今死去。誰不傷。

可知公道自在人心。此處必提出假意者言其假意哭卽真心歡喜也。

干卿甚事

三房秋桐也

太周到矣極寫出鳳姐處處精細

五百兩頭呢鳳姐之惡真言之不可盡言那裏去了哦我早已知之矣

心。落。淚。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合。宅。皆。知。賈。璉。進。來。撲。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道。很。心。的。妹。妹。你。怎。麼。丟。下。我。去。了。孤。負。了。我。的。心。實。在。承。情。之。至。尤。氏。賈。蓉。等。也。都。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搬。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往。梨。香。院。收。拾。停。靈。將。二。姐。兒。擡。上。去。用。衾。單。蓋。了。八。個。小。廝。和。八。個。媳。婦。圍。隨。擡。往。梨。香。院。來。那。裏。已。請。下。天。文。生。擇。定。明。日。寅。時。入。殮。大。吉。五。日。出。不。得。七。日。方。可。賈。璉。道。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久。停。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寶。玉。一。早。過。來。陪。哭。一。場。衆。族。人。也。都。來。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喪。禮。鳳。姐。兒。見。擡。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太。說。我。病。著。忌。三。房。不。許。我。去。我。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透。過。羣。山。至。北。界。牆。根。下。往。外。聽。了。一。言。半。語。回。來。又。回。賈。母。道。如。此。這。般。人。已。死。而。毒。念。猶。未。盡。吾。願。生。生。世。世。弗。遇。此。等。人。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癆。病。死。的。孩。子。不。燒。了。也。認。真。開。喪。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情。分。停。五。七。日。擡。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塋。上。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這。話。我。又。不。敢。勸。他。正。說。著。丫。鬟。來。請。鳳。姐。道。二。爺。在。家。等。著。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兒。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麼。銀。子。家。裏。近。日。艱。難。你。還。不。知。道。嚼。們的。月。例。一。月。趕。不。上。一。月。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兩。用。剩。了。還。有。二。十。幾。兩。你。要。就。拿。去。說。著。命。平。兒。拿。了。出。來。遞。與。賈。璉。指。著。賈。母。有。話。又。去。了。恨。得。賈。璉。無。話。可。說。只。得。開。了。尤。氏。箱。籠。去。拿。自。己。體。己。及。開。了。箱。櫃。一。點。無。存。二。姐。箱。櫃。中。早。已。記。清。

真寫到鳳姐無處
不惡。可憐可憐

平兒眼中著實看
不過去。都是看不過的話
頭。可憐可憐。噫哥兒
也算苦腦子矣。

管著矣。至開時。乃信妙手空空。只有些折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綉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的。早已入那處箱中矣。不禁又傷心。哭了。想著他死得不分明。又不敢說。只得自己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用小廝。鬻來。拿自己提著來。燒平兒。又是傷心。又好笑。連忙將二百兩一包碎銀。偷了出來。悄遞與賈璉。道：「你別言語。纔好。你要哭。外頭有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裏來。點眼。」賈璉使說道：「你說得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汗巾遞與平兒。道：『這是他家常繫的。你好好替我收著。做個念心兒。』平兒只得接了自己收去。賈璉有了銀子。命人買板進來。連夜趕造。一面分派了人口守靈。晚上自己也不進去。只在這裏伴宿。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尤二姐被賺進園。已落深阱。卽無秋桐。亦斷不能久活。今又添一秋桐。其死更速。鳳姐既暗害二姐。又欲暗害張華。刻毒陰險。令人可怕。

旺兒之說謊。與平兒之慈心。皆是反襯鳳姐之妬惡。

秋桐之肆潑。是鳳姐之挑唆。然秋桐異時之被遣。已於此日埋根。

胡醫生誤用打胎藥。不過了結二姐身孕。以便速死。其實墮胎亦死。不墮胎亦死。與

胡醫無涉。

賈璉開二姐箱櫃。一概無存。是暗補鳳姐。早已搜羅情事。

第六十三回下半回。至六十九回一大段。應分四小段。六十三下半回爲一段。敍賈敬暴亡。爲接尤老娘母女。暫住寧府之由。六十四回六十五上半回爲一段。敍賈璉之偷娶尤二姐。六十五下半回六十六回爲一段。敍尤三姐自刎。柳湘蓮出家。了結兩人因果。六十七八九回爲一段。敍王鳳姐設計陰毒。尤二姐落阱吞金。了結二姐公案。中間夾敍黛玉悲吟思鄉。是借作反襯引綫。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入癸丑之冬。下回接入甲寅年事。冬月無事。故不詳寫。

林樂玉
重建地
谷社



史湘雲偶填
柳絮詞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自是正理到底老
成人有見識

以上結二姐一大
段文字

大事已了管他何
爲

點醒時令一年又
將盡矣

以上遞入桃花社
至放風箏爲一段

總寫一筆不過點
過時令而已

已入甲寅之春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又是什麼人什麼
事

隔肢者呵癢也

我看你一般淘氣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分付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姓夫婦。尤氏婆媳而已。此處有誤。王姓不知其誰。或是王姓理又不合。鳳姐一應不答。只憑他自去辦理。又因年近歲逼。諸事煩雜。不算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人單子來回。共有八個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的。等裏面也該放的丫頭。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幾個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緣故。第一個鴛鴦發誓不去。白那日之後。一向未與寶玉說話。也不盛粧濃飾。衆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強。第二個琥珀。現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證。只有鳳姐兒和李執房中粗使的大丫頭。發出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原來這一回。因鳳姐兒病了。李執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閒暇。接著過年。過節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攔起。如今仲春天氣。又是一年夢過矣。雖得了工夫。爭奈寶玉因柳湘蓮遁跡空門。又聞得尤三姐自刎。尤二姐被鳳姐逼死。又兼柳五兒自那夜監禁之後。病越重了。連連接接。閒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的情色。若癡話言。常亂似染怔忡之

孩兒真什麼了

結 大也大的有限小也小的有限

癡兒癡女

原來愛人也隨後出來了

碧月李執之婢也有字作一句讀

隨路生情

碧月之言可想大清早尚如此平日可知

又將綺綾一提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況依人作活者乎

琴姑孃已過買母一邊去香菱已歸

閱者須記著

又是什麼好詩偏是雲兒關心到寶

哥身上來

病慌的襲人等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得外間屋內咕咕。呱呱笑聲。不斷襲人因笑道。你快出去拉拉罷。晴雯和麝月兩個人按住芳官那裏。隔肢呢。寶玉聽了。忙披上灰鼠長襖出來。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大衣也未穿好。看那晴雯只穿著蔥綠杭紬小襖。紅紬子小衣兒。披著頭髮。騎在芳官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著一身舊衣。在那裏抓芳官的肋肢。芳官卻仰在炕上。穿著灑花緊身兒。紅袴綠襪。兩脚亂蹬。笑的喘不過氣來。寶玉忙笑道。兩個大的欺侮一個小的。等我來撓你們說。著也上牀來。隔肢晴雯。晴雯癢笑的忙丟下芳官。來合寶玉對抓。竟有此等規矩。芳官趁勢將晴雯按倒。六月債還得快。襲人看他四人滾在一處。倒好笑。因說道。子細凍著了。可不是頑的都穿上衣裳罷。忽見碧月進來。說昨晚兒晚上奶奶在這裏把塊手絹子忘了。不知可。在這裏沒有。春燕忙答道。有我在地下拾起來。不知是那一位的。纔洗了剛晾著。還沒有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滾。因笑道。倒是你們這裏熱鬧。大清早起就咕咕呱呱的頑到一處。寶玉笑道。你們那裏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奶不頑。把兩個姨孃和姑娘也都拘住了。如今琴姑娘跟了老太太前頭去。更冷冷清清的。了兩個姨孃。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那纔更冷清呢。你瞧瞧寶姑娘那裏。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像短了多少人。是。的。把個雲姑娘落了單了。正說著。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詩寶玉聽了。忙梳洗出來。不忙。果見黛玉寶釵湘雲寶琴探春都在那裏手裏拿著一篇詩看。

只此一社已是強
弩之末矣

從此後有人面之
感矣

無限感慨

的是初唐四子派

嗚咽有聲

見他來時都笑道。這會子還不起來。咱們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一個人作興作興。如今正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點醒時令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雲笑道。頭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的。如今卻好萬物逢春。咱們重新整理起這個社來。自然要有生趣。兒況這首桃花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豈不大妙。寶玉聽著點頭說很好。且忙著要詩看。衆人都又說。咱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社說著。一齊站起來。都往稻香村來。寶玉一壁走一壁看寫著是。

桃花行

桃花籬外東風軟。桃花籬內晨粧懶。籬外桃花籬內人。人與桃花隔不遠。東風有意揭籬櫺。花欲窺人籬不捲。桃花籬外開。仍舊籬中人。比桃花瘦。花解憐人花也愁。隔籬消息風吹透。風透籬櫺花滿庭。庭前春色倍傷情。閒苔院落門空掩。斜日闌杆人自凭。凭闌人向東風泣。茜裙偷傍桃花立。桃花桃葉亂紛紛。花綻新紅葉凝碧。樹樹烟封一萬株。烘照樓壁紅凝糊。天機燒破鴛鴦錦。春酣欲醒移珊瑚。侍女金盆進水來。香泉飲醮胭脂冷。胭脂鮮豔何相類。花之顏色人之淚。若將人淚比桃花。淚自長流花自媚。淚眼觀花淚易乾。淚乾春盡花憔悴。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飛人倦易黃昏。一聲杜宇春歸盡。寂寞籬櫺空月痕。

寶玉看了。並不稱讚。癡癡呆呆。竟要滾下淚來。又怕衆人看見。忙自己拭了。因問你們怎

到此地位一筆勾消

駁得聰明

莫道寶哥哥是詩中門外漢

改爲桃花社以見諸姊妹皆薄命人耳

惡取笑

原來探姑娘是三月三日生的

政老久闊矣

麼得來。寶琴笑道：你猜是誰做的。還有是誰。寶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的稿子。寶琴笑道：現是我做的呢。寶玉笑道：我不信。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寶琴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首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雨肥梅水符牽風翠帶長等語。寶玉笑道：固然如此。但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妹妹本有此才，卻也斷不肯做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聽說都笑了。已至稻香村中，將詩與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爲桃花社。黛玉爲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黛玉便道：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寶釵道：使不得。古來桃花詩最多，總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著，人回：舅太太來了。請姑娘們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著說話。飯畢，又陪著入園中來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幾件玩器。合家皆有壽禮。自不必細說。飯後探春換了禮服，各處行禮。黛玉笑向衆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忙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閒空兒。因此改至初五。這日衆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賈政書信到了。寶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說六月准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物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開讀。衆人聽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

王夫人之姪女寶玉之表姊妹也

敘事明簡

襲人處處關心

此等處襲人處處教乖

只怕你進銳退速虧得幫手多

不盡。只有一個就愛偏生這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侯之子爲妻。擇于五月間過門。鳳姐兒又忙著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鳳姐兒。一並請衆甥男甥女閒樂一日。賈母王夫人命寶玉探春林黛玉寶釵四人同鳳姐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去。另粧飾了起來。五人去了一日。掌燈方回。寶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乘機見景勸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著。偏格外殷勤。寶玉屈指算一算。說還早呢。襲人道。書還是第二件。到那時總然你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裏呢。寶玉笑道。我時常也有寫了的好些。難道都沒收著。襲人道。何曾沒收著。你昨兒不在家。我就拿出來。統共數了一數。纔有五百六十幾篇。這二三年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幾張字不成。依我說。明日起把別的心都收了。起來天天快臨幾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概看得過去。寶玉聽了。忙著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實在唐塞。不過便說明日爲始。一天寫一百字纔好。說話時。大家睡下。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窗下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了他。只當病了。忙使人來問。寶玉方去請安。便說寫字之故。因此出來遲了。賈母聽說十分歡喜。就分付他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寶玉聽說。便往王夫人房中來說明。王夫人便道。臨陣磨鎗。也不中用。有這會子著急。天天寫寫念念。有多少完不了的。這一趕又趕出病來。纔罷。寶玉回說不妨事。寶釵探春等都笑道。太太不用著急。書雖替不得他。字都替得的。我們每日每人臨一篇給他。唐塞過這一步兒去。就完了一

總不過是抵牾之
愛
活寫出王夫人來
寫林妹妹暗爲關
心

天下之事只要唐
塞過去便罷了誰
還緝得誰的底裏
來

點醒時令

則老爺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王夫人聽說喜之不盡。原來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寶玉的功課。寶玉一向分心。到臨期自然要吃虧。因自己只粧不耐煩。把詩社更不提。此方謂之體貼。探春寶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寶玉自己每日也加功。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積了許多。這日正等著再得五十篇。也就唐塞過了。誰知紫鵲走來。送了一卷東西。寶玉拆開看時。卻是一色捶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十分相類。喜的寶玉和紫鵲作了一個揖。又親自來道謝。接著湘雲寶琴二人也都臨了幾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功課。亦可唐塞了。寶玉放了心。於是將應讀之書。又溫理過幾次。正是天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踢了幾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著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來。如此去算。至七月底方回。寶玉聽了。便把書字又丟過一邊。及時且樂寶玉不算糊塗。仍是照舊遊蕩。時值暮春之際。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去。豈是繡絨纔吐。捲起半簾香霧。纖手自拈來。空使鵲啼燕妬。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別

自己做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與寶釵看了。又來找黛玉。黛玉看畢。笑道。好新鮮有趣兒。我卻不能。湘雲說道。咱們這幾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詞。豈不新鮮些。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也。倒是湘雲道。咱們趁今日天氣好。爲什麼不就是

林妹妹何客氣乃爾

好香名

卻是好句然已爲
遠嫁之讖

也好

後來之事已包括
此詞吾爲之一歎

今日黛玉道也。使得說著一面分付預備了幾色菓點。一面就打發人分頭去請。這裏二人便擬了柳絮爲題。又限出幾個調來。寫了貼在壁上。衆人來看時。以柳絮爲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湘雲的稱賞了一回。寶玉笑道。這詞我倒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謔起來。於是大家拈鬪。寶釵炷了一支夢甜香。大家思索起來。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著寶琴也忙寫出來。寶釵笑道。我已有了。瞧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今兒這香怎麼這樣快。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雖做了些。自己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做。回頭看香已盡了。李紈等笑道。寶玉又輸了。蕉丫頭的呢。探春聽說寫了出來。衆人看時。上面卻只半首。南柯子寫道是。

空掛纖纖縷。徒垂絡絡絲。也難綰繫也難羈。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
李紈笑道。這也卻好。何不再續上。寶玉見香沒了。情願認輸。不肯勉強。將筆擱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倒動了興。乃提筆續道。

落去君休惜。飛來我自知。鶯愁蝶倦晚芳時。總是明春再見隔年期。
衆人笑道。正經你分內的。又不能。卻有意思。這卻偏有了。總然好。也算不得說著。看黛玉的是一闋唐多令。

紛墮百花洲。香殘燕子樓。一團團。逐隊成毬。飄泊亦如人命薄。空繾綣。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韶華竟白頭。嘆今生。誰捨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憑爾去。忍淹留。

衆人看了。俱點頭感嘆。絕妙好詞。說太作悲了。好是果然好的。吾亦云然。因又看寶琴的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隋堤點綴無窮。三春事業付東風。明月梅花一夢。幾處落紅庭院。

誰家香雪。簾櫳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離人恨重。

衆人都笑道。到底是他的聲調悲壯。幾處誰家兩句最妙。不錯不錯。寶釵笑道。終不免過于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的東西。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謔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衆人笑道。不要太謙。自然是好的。我們賞鑒賞鑒。因看這一闋臨江仙道。

見解獨超

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捲得均勻。就妙。湘雲先笑道。好一個東風捲得均勻。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

蜂圍蝶陣亂紛紛。幾會隨逝水。豈必委芳塵。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詔

華休笑本無根。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亦是將來之讖。但福分較厚耳。

衆人拍案叫絕。都說果然翻得好。自然這首爲尊。纏綿悲戚。讓瀟湘子情致嫵媚。卻是枕

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寶琴笑道。我們自然受罰。但不知交白卷子的。又怎

麼。罰李執道。不用忙。這定要重重的罰他。下次爲例。一語未了。只聽窗外竹子上有聲響。

恰似窗。屋子倒了一般。又是什麼。衆人嚇了一跳。丫鬢們出去瞧時。簾外丫頭兒們回道。

又起一波

翻案得好

已爲後來伏根

又起一波

歡。愁。繫。夫。人。性。不。繫。時。令。觀。瀟。湘。妃。子。稿。其。視。桃。花。與。秋。海。棠。無。異。況。柳。絮。乎。總。覺。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渾脫流利之作
似北宋之作

姑娘放風箏亦是
常事然亦見教老
縱妾嬉戲毫無規
範也

放風箏又有放風
箏話頭作者真無
事不通

步步引人入勝

自美人風箏之外
無非是沙鷗風風
魚蟹之件原來是
人少畜生多

美人不能放起蓋
從古嫺嫺未有乘
風而上逍遙自在
者

一個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衆丫鬢笑道：「好一個齊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的，斷了線，咱們拿下他來。」寶玉等聽了，也都出來看時，寶玉笑道：「我認得這風箏，這是大老爺那院裏媽紅姑娘放的，拿下來給他送過去罷。」紫鵲笑道：「難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單他有這個不成？」二爺也太使心眼兒了，我不管我且拿起來探春笑道：「紫鵲也太小氣了，你們一般，有這會子捨人走了的，也不嫌個忌諱。」黛玉笑道：「可是呢？把咱们的拿出来，咱們也放放晦氣。」丫頭們聽見放風箏，巴不得一聲兒，七手八脚都忙著拿出來，也有美人兒的，也有沙鷗兒的，丫頭們搬高墩，捆剪子，股兒一而撥起，鑾子來，寶釵等立在院門前，命丫頭們在院外，敵地下放去。寶琴笑道：「你這個不好，看不如三姐姐的一個軟翅子大鳳，風好，寶釵回頭向翠墨笑道：「你去把你們的拿來也放放。」寶玉又興頭起來，也打發個小丫頭兒家去說：「把昨日賴大娘送的那個大魚取來。」小丫頭去了半天，空手回來，笑道：「晴雯姑娘，昨兒放走了。」寶玉道：「我還沒放一遭兒呢。」探春笑道：「橫豎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寶玉道：「再把大螃蟹拿來罷。」丫頭去了，同了幾個人，扛了一個美人，並鑾子來，回說：「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也會做情人。」這一個是林大娘纔送來的，放這一個罷。」寶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緻，心中歡喜，便叫放起來。此時探春的也取了來了，丫頭們在那山坡上已放起來，寶琴叫丫頭放起一個大蝙蝠來，寶釵也放起一個，一連七個大鴈來，獨有寶玉的美人，再放不起來。寶玉說：「丫頭們不會放，自己放了半天，只起

真獸子

先是昨日晴姑娘
放去次是林姑娘
放去其寓意可知

已不知連命根都
放去了

自此以後一一放
盡矣

描寫入神

以上結桃花社放
風箏一段文字

有話卽長無話卽
短已由夏而秋矣

房高便落下來了。急得寶玉頭上的汗都出來了。神氣活現。衆人又笑。寶玉恨得擲在地。下指著風箏說道：「若不是個美人，我一頓腳踹個稀爛。」黛玉笑道：「那是頂綫不好，拿去叫人換好了，就好放了。」再取一個來放罷。寶玉等大家都仰面看天上。這幾個風箏起在空中。一時風緊，衆丫頭都用手帕墊手。黛玉果見風力緊，大過去將簾子一鬆，只聽得一陣豁喇喇響。登時綫盡，風箏隨風去了。黛玉因讓衆人來放。衆人都說：「林姑娘的病根兒都放了去了。」噲們大家都放了罷。於是丫頭們拿過一把剪子來，鉸斷了綫。那風箏都飄飄飄飄的隨風而去。一時只有雞蛋大一展眼，只剩了一點黑星兒。一會兒就不見了。衆人仰面說道：「有趣有趣。」說著有丫頭來請吃飯。大家方散。從此寶玉的工課也不敢像先竟丟在脖子後頭了。有時寫寫字，有時念念書，悶了也出來，合姐妹們頑笑半天。或往瀟湘館去閒話一回。衆姐妹都知他工課虧欠，大家自去吟詩取樂，或講習鍼黹之事，也不肯去擾他。便是黛玉更怕賈政回來，寶玉受氣，每每推睡，不大攬攬他。寶玉也只得在自己屋裏，隨便用些工課，展眼間已是夏末秋初一日。賈母處兩個小丫頭忽忽忙忙來叫寶玉，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桃花命薄，柳絮風飄。林薛二金釵，遭逢暗合。而寶釵填詞，有好風借力，送上青雲之句，尚不至墮溷沾泥。若黛玉歌行，則杜宇春歸，簾櫳月冷，竟是天亡口吻。

青雲二字。本指仙家而言。自岑嘉州有青雲羨鳥飛句。後人遂以訛承訛。作爲功名字面。寶釵詞內青雲字。應仍作仙家言。則與寶玉出家更相映照。此社是歸結從前詩社。從此以後。漸漸風流雲散。勝會難逢。故桃花一社有名無實。柳絮填詞。偶然一聚。便接寫翦放風箏。飄颻星散。已有淒涼景況。賈政放賑。是文章展拓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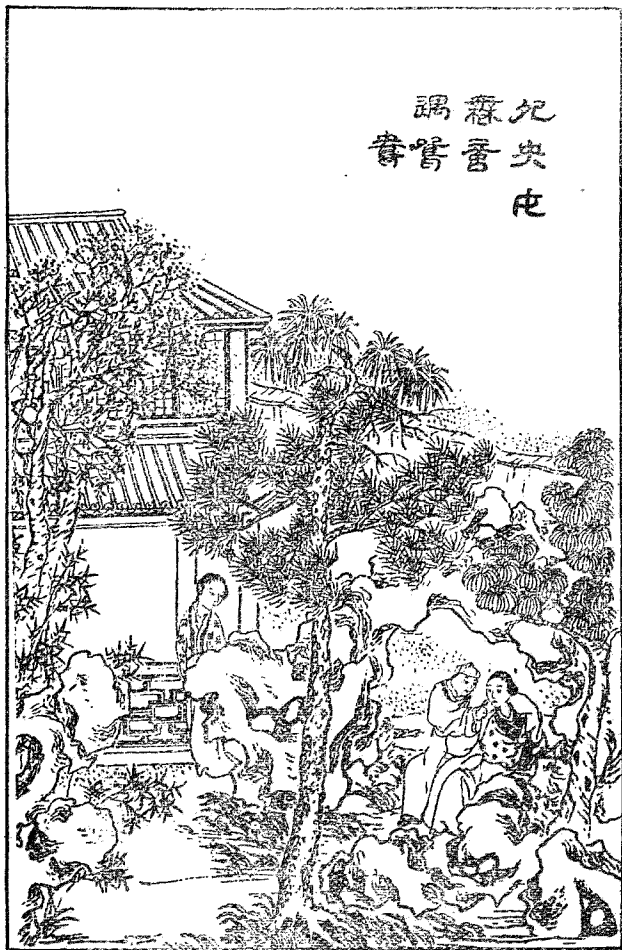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寶玉以芳官年小。不可被大的欺侮。袒庇私情。亦微公道。我儀圖之。定爲護花鳥轉世。放風箏以一時風緊。登時燼盡。競謂黛玉病根放去。實言其日後身子也。故志放走者。先有時雯。此回入書中之第六年仲春。是爲甲寅。又點醒三月初二日。卽遞入夏末秋初。因前詳寫春夏。故此處從簡焉。

嫌隙
人育
心生
嫌源



死與屯
蘇香
鴛鴦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賈政放學。差自三十七日起。至此纔回。前是壬子秋七月。出門至本年甲寅。秋歸京。已二年之久。

以上寫桃花社放風箏事。以政老回家作結為一段。

以下接寫賈母生日事。串入邢夫人司棋二事。

特書賈母是八月初三日。生辰。知前寶玉生日。云燈籠節。後老太太生日之句。有誤也。共計請宴八日。

話說賈母處兩個丫頭。忽忽忙忙來找寶玉。口裏說道。二爺快跟著我們走罷。老爺家來了。寶玉聽了。又喜又愁。只得忙忙換了衣服。前來請安。賈政正在賈母房中。連衣服未換。看見寶玉進來。請安。心中自是歡喜。卻又有些傷感之意。又敍了些任上的事情。賈母便說。你也乏了。歇歇去罷。賈政忙站起來。笑著答應了個是。又略站著說了幾句話。纔退出來。寶玉等也都跟過來。賈政自然問問他的工課。也就散了。原來賈政回京覆命。因是學差。故不敢先到家中。珍珠寶玉頭一天便迎出一站去接見了。賈政先請了賈母的安。便命都回家伺候。次日而聖。諸事完畢。纔回家來。又蒙恩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幾年。骨肉離異。今得宴然復聚。自覺喜幸不盡。一應大小事務。一概亦付之度外。只是看書。悶了便與清客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裏邊。母子夫妻。共敘天倫之樂。因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大慶。點醒時。令特寫賈母生日。又因親友全來。恐筵宴排設不開。便早同賈赦及賈璉等商議。議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榮寧兩處。齊開筵宴。榮國府中。單請官客。寧國府中。單請堂客。大觀園中。收拾出綬錦閣。並嘉蔭堂等幾處大地方來。做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諸王郡主王妃公主國君。

賈母大慶鋪敘得十分熱鬧反襯下文之抄沒也

請皇親駙馬等第一日請閣府等第二日請各官長第三日請老親家第四日請老親家第五日請珍家第六日合族家第七日合府下人第八日寫得次第秩然

以上自欽賜以下送壽禮為一節以上敘鋪設壽禮一節

看他寫得次序井然秩然一筆不亂

不亂

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閣府督鎮及誥命等大富大貴之家一時都到三十日便是諸官長及誥命並遠近親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珍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家宴初五日是在賴大林的孝等家下管事人等共湊一日自七月上旬送壽禮者便絡繹不絕禮部奉旨欽賜金玉如意一柄彩段四端金玉杯各四件帑銀五百兩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壽星一尊沈香枴一支茄楠珠一串福壽香一盒金錠一對銀錠四對彩段十二疋玉杯四雙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家凡所來往者莫不有禮不能勝記堂屋內設下大桌案鋪了紅氈將凡有精細之物都擺上請賈母過目先一二日還高興過來瞧瞧後來煩了也不過目只說叫鳳丫頭收了改日閒了再瞧至二十八日兩府中俱懸燈結彩屏開鸞鳳褥設芙蓉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寧府中本日只有北靜王南安郡王永昌駙馬樂善郡王並幾位世交公侯蔭襲榮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靜王妃並世交王侯誥命賈母等皆是按品大粧迎接大家廝見先請至大觀園內嘉蔭堂茶畢更衣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纔入席上面兩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序便是眾公侯命婦左邊下手一席陪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右邊下手是賈母主位邢夫人王夫人帶領尤氏鳳姐並族中幾個媳婦兩溜雁翅站在賈母身後侍立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眾媳婦都在竹簾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瑞家的帶領幾個丫鬟在圍屏後伺候呼喚凡跟來的人早又有人

賈母這邊者是賈母之屋子這邊也。即前所云看屋子故耳。

此時南安太妃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矣。

款待別處。去了一時。參了場。臺下一色十二個未留髮的小丫頭。都是小廝打扮。垂手伺候。須臾一個捧了戲單。至塔下先遞與回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纔遞與林之孝家的。林之孝家的用小茶盤托上。排場之極。挨身入簾來。遞與尤氏的。待妾配鳳。配鳳接了。纔奉與尤氏。尤氏托著。走上席。南安太妃謙讓了一回。點了一齣吉慶戲。文然後又讓北靜王妃也。點了一齣。衆人又讓了一回。命隨便揀好的唱罷了。少時菜已四獻。湯始一道。跟來各家的放了賞。大家便更衣。復入園來。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寶玉。賈母笑道。今日幾處廟裏念保安延壽經。他跪經去了。又問衆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姐妹們病的病。弱的弱。見人膈膈。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傳了一班在那邊廳上陪著他。姨媽家姊妹們也看戲呢。南安太妃笑道。既這樣。叫人請來。賈母回頭命了鳳姐兒去。把史薛林四位小姐帶來。再只叫你三妹妹陪著來罷。鳳姐答應了。來至賈母這邊。只見他姐妹們正吃菓子看戲。寶玉也纔從廟裏跪經回來。鳳姐說了。寶釵姊妹與黛玉湘雲五人來至園中。見了大衆。俱請安問好。內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家不曾見過的。都齊聲誇讚不絕。我亦要誇讚。其中湘雲最熟。南安太妃因笑道。你在這裏聽見我來了。還不出來。還等請去我明兒和你叔叔算帳。因一手拉著探春。一手拉著寶釵。問十幾歲了。又連聲誇讚。因又鬆了他兩個。又拉著黛玉寶琴也著實細看。極誇一回。又笑道。都是好的。不知叫我誇那一個的是。恰是南安太妃讚語。早有人將備用禮物打點出幾分來。金玉

以上敘第一日請
客略寫外客詳寫
內客爲一節

以上總寫幾句爲
一節

平兒豈無冤死狐
悲之感亦出於不
得已耳

戒指各五個腕香珠五串。南安太妃笑道：「你姊妹們別笑話，留著賞了頭們罷。」五人忙拜謝過北靜王妃，也有五樣禮物，餘者不必細說。吃了茶園中，略逛了一逛。賈母等因又讓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辭，說身上不快，今日若不來，實在使不得，因此恕我竟先要告別了。賈母等聽說，也不便強留。大家又讓了一回，送至園門，坐轎而去。接著北靜王妃略坐了一坐，也就告辭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不終席的。賈母勞乏了一日，次日便不見人。七月廿九也。一應卻是邢夫人款待。有那些世家子弟拜壽的，只到廳上行禮。賈赦、賈政、賈珍還禮看待，至寧府坐席不在話下。這幾日，尤氏晚間也不回那府去。白日間待客晚間陪賈母頑笑，又幫著鳳姐料理出入大小的器皿，以及收放禮物。晚間在園內李氏房中歇宿。這日晚間，服侍過賈母晚飯後，因說你們也乏了，我也乏了，早些尋一點吃了歇歇去。明兒還要起早呢。尤氏答應著，退了出去。來到鳳姐兒房裏來吃飯。鳳姐在樓上看著人收送來的圍屏呢，只有平兒在房裏與鳳姐疊衣服。尤氏想起二姐兒在時，多承平兒照應。將前事一應，便點著頭兒說道：「好丫頭，你這樣好心人兒，難爲你這裏熬平兒把眼圈一紅，拿別的話岔過去。尤氏因笑問道：「你們奶奶吃了飯兒，沒有平兒笑道：「吃飯豈不請奶奶去的？」尤氏笑道：「既這樣，我別處找吃的去罷。餓的我受不得了，說著就走。平兒忙笑道：「奶奶請回來，這裏有點心，且點補些兒回來再吃飯。」尤氏笑道：「你們忙得這樣，我園裏和他姊妹鬧去一面說，一面就走。平兒留不住，只得罷了。且說尤氏一逕來至園中。」

尤氏所跟之小丫頭也

榮府差不多的人尚使他不動況爾爲寧府之小丫頭耶

小丫頭著實嘴快無一句不搵心挖肺直破其堅無怪其惱羞成怒也

此婆子指寧府管家人言之也

偏要如此倔強各門各戶之見古今談了多少大事作者痛哭言之兩個好字作兩句讀

只見園中正門與各處角門仍未關好。猶吊著各色彩燈。因回頭命小丫頭叫該班的女
子。那丫頭走入班房中。竟沒一個人影。都到那裏去了。回來回了尤氏。尤氏便命傳管家的
女人。這丫頭應了。便出去到二門外鹿頂內。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聚齊之所。到了這裏
只有兩個婆子分菓菜吃。其餘到那裏去了。因問那一位管事的奶奶在這裏。東府裏的奶
奶立等一位奶奶有話分付。這兩個婆子只顧分菓菜。又聽見是東府裏的奶奶。不大在
心上。因就回說。管家奶奶們纔散了。小丫頭道。既散了。你們家裏傳他去。婆子道。我們只
管看屋子。不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去。婆子可惡。小丫頭聽了道。阿呀。這可反
了。怎麼你們不傳去。你哄新來的。怎麼哄起我來了。素日你們不傳誰傳去。實是你們傳的
一層。這會子打聽了體己信兒。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奶的東西。你們爭著狗顛屁股兒
的。傳去了。傳的二層。不知誰是誰呢。連二奶奶要傳你們。可也這麼回。不怕你不去傳三層。這
婆子一則吃了酒。致怒之由一層。二則被這丫頭揭著弊病。致怒之由二層。便羞惱成怒了。因
回口道。扯你的臊。我們的事。傳不傳不與你相干。你未曾揭挑我們。你想想你那老子娘
在那邊。管家爺們跟前。比我們還更會溜呢。各門各戶的。所恃在此句。你有本事排揎你
們。那邊的人去。我們這邊你離著還遠些呢。可惡之極。丫頭聽了。氣白了臉。因說道。好好
這話說得好。一面轉身進來。回話。尤氏已早進園來。因遇見了襲人。寶琴。湘雲三人同著
地藏菴的兩個姑子。正說故事。頑笑。尤氏因說餓了。先到怡紅院。襲人。粧了幾樣葷素點

想圓信姑子亦在其中

我也不知其爲什麼人

勸解之言亦不可少

尤氏已耐不住矣況其胸中早有一段鬱氣耶

此勸亦是

此二句的是周瑞家的考語所謂獻勸討好也

不防之事已在眼前想見近日府中防閑之疏

實宜如此非周姐之姐之多事也

心出來與尤氏吃那小丫頭兒一逕找了來氣很很的把方纔話都說了出來並不是小丫頭多事尤氏聽了冷笑道這是兩個什麼人那兩個姑子笑推這丫頭道你這姑娘好氣性大那糊塗老嫗嫗們的話你也不該來回纔是嚼們奶奶黃金之體勞乏了幾日黃湯辣水沒吃嚼們只有哄他歡喜的說這些話做什麼襲人也忙笑拉他出去說好妹子你且出去歇歇我打發人叫他們去尤氏道你不要叫人你就叫這兩個婆子來到那邊把他們家的鳳姐叫來襲人笑道我請去尤氏笑道偏不要你兩個姑子忙立起身來笑道奶奶素日寬洪大量今日老祖宗千秋奶奶生氣豈不惹人議論寶琴湘雲二人都笑勸尤氏道不爲老太太的千秋我一定不依且放著就是了略一放開說話之間襲人早又遣了一個丫頭去到園門外找人可巧遇見周瑞家的這小丫頭兒就把這話告訴他了周瑞家的雖不管事因他素日仗著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體面心乖性猾專慣各處獻勸討好所以各房主人都喜歡他今日聽了這話忙跑入怡紅院一面飛走一面說可了不得氣壞了奶奶了偏我不在跟前且打他們幾個耳刮子再等過了這幾天算帳尤氏見了他也使笑道周姐姐你來有個理你說說這早晚園門還大開著明燈蠟燭出入的人又雜倘有不防的事如何使得因此叫該班的人吹燈關門誰知一個人牙兒也沒有周瑞家的道這還了得前兒二奶奶還分付過的今兒就沒了人過了這幾日必要打幾個纔好尤氏又說小丫頭兒的話周瑞家的道奶奶不要生氣等過了事我告訴

眼前逢老太太之
生日不得不暫丟
過一邊

應得如此一辦

什麼大事四字中
鳳姐口中似有不
滿之意

周家的真辦得速

既然如此前番之
嘮嘮叨叨又爲著
什麼來若尤氏者
真可謂沒幹的東
西矣
既要省事何苦多
事吾願終身不見
此種人

管事的打他個臭死。只問他們誰說各門各戶的話。我已經叫他們吹燈關門呢。奶奶也別生氣了。正亂著。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請吃飯。與前闌棒尤氏道。我也不餓了。纔吃了幾個餛飩。請你奶奶自己吃罷。一時周瑞家的出去。便把方纔之事。回了鳳姐。鳳姐便命將那兩個的名字記上等過了。這幾日。捆了送到那府裏。憑大嫂子開發。或是打。或是開恩。隨他就完了。什麼大事。周瑞家的聽了。巴不得一聲素日。因與這幾個人不睦。出來了。便命一個小廝。到林之孝家去傳鳳姐的話。立刻叫林之孝家進來。見大奶奶一面。又傳人。便立刻捆起這兩個婆子來。交到馬圈裏。派人看守。林之孝家的不知甚麼事。忙坐車進來。先見鳳姐。至二門上。傳進話來。丫頭們出來說。奶奶纔歇下了。大奶奶在園內叫大娘。見見大奶奶。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得進園來。到稻香村。丫鬢們回進去。尤氏聽了。反過不去。忙喚他進來。因笑向他道。我不過爲找人找不著。因問你。你既去了。也不是什麼大事。誰又把你叫進來。倒要你白跑一趟。不大的事。已經撩過手了。林之孝家的也笑回道。二奶奶打發人傳我。說奶奶有話分付。尤氏道。大約周姐姐說的你家去歇著罷。沒有什麼大事。李執又要說原故。尤氏反攔住了。林之孝家的見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園去。可巧遇見趙姨娘。因笑道。阿呀。我的嫂子。這會子還不家去歇歇。跑什麼林之孝家的。便笑道。何曾不家去。如此這般進來了。趙姨娘便道。這事也值一個屁開恩呢。就不理論。心窄些兒。也不過打幾下就完了。也值得叫你進來。你快歇歇去。我也不留你吃茶了。說畢。

偏有此鈎藤麻兒的親戚

倚勢罵人世間如費婆子者比比皆然不足怪矣

極力寫出兩三層積憤卻字字有根有據其胸中已鬱勃不堪矣是日爲八月初四日

林之孝家的出來到了側門前就有纔兩個婆子的女兒上來哭著求情林之孝家的笑道你這孩子好糊塗誰叫他好吃酒混說話惹出事來連我也不知道二奶奶打發人捆他連我還有不是呢我替誰討情去這兩個小丫頭兒纔七八歲原不識事只管啼哭求告纏的林之孝家的沒法因說道糊塗東西你放著門路不去求卻纏我來你姐姐現給了那邊太太作陪房費大娘的兒子你過去告訴你姐姐叫親家娘和太太一說什麼完不了的一語提醒了這一個那一個還求林之孝家的啐道糊塗囊的他過去一說自然都完了沒有單放他媽又打你媽的禮林媽媽真多此一番跋涉說畢上車去了這一個小丫頭兒果然過來告訴了他姐姐和費婆子說了這費婆子原是個不大安靜的便隔牆大罵一陣真所謂隔山罵知縣便走來求邢夫人有些不大妙說他親家與大奶奶的小丫頭白鬪了兩句話偏淡其說周瑞家的挑唆了二奶奶現捆在馬圈裏等過兩日還要打呢偏重其言求太太和二奶奶說聲饒他一次罷邢夫人自爲要鴛鴦討了沒意思賈母冷淡了他一層且前日南安太妃來賈母又單令探春出來自己心內早已怨忿二層又有在側一千小人心內嫉妬挾怨鳳姐便挑唆得邢夫人著實憎惡鳳姐三層如今又聽了如此一篇話也不說長短至次日一早見過賈母衆族人到齊開戲賈母高興又今日都是自己族中子姪輩只便粧出來堂上受禮當中獨設一榻引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己歪在榻上榻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的矮凳寶釵寶琴黛玉湘雲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

補敘家宴一節用
筆清晰與前第一
日宴王公文字作
一對股

婆之於媳斷無稱
二奶奶之理是明
明不忿於心中當
衆人遭踢之也下
又云我不該討情
此等言語叫鳳姐
如何受得住況又
當衆人而故陪笑
說之耶不知作者
如何揣摩出來真
是絕妙文章

圍繞因賈璠之母帶了女兒喜鸞喜鸞四姐兒生得來好說話行事與衆不同心中歡喜便叫
小共有二十來個賈母獨見喜鸞四姐兒生得來好說話行事與衆不同心中歡喜便叫
他兩個也坐在榻前寶玉卻在榻上與賈母鵝腿首席便是薛姨媽下面兩溜順著房頭
輩數下去簾外兩廊都是族中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行禮後是男客
行禮賈母歪在榻上只命人說免了罷然後賴大等帶領衆家人從儀門直跪至大廳上
叩頭禮畢又是衆家下媳婦然後各房丫鬢足鬧了兩三頓飯時然後又擡了許多雀籠
來在那當院中放了生賈赦等焚過天地壽星紙方開戲飲酒值到歇了中臺賈母方進
來歇息命他們取便因命鳳姐兒留下喜鸞四姐兒頑兩日再去鳳姐兒出來便和他母
親說他兩個母親素日承鳳姐的照顧願意在園內頑笑至晚便不回去了邢夫人直至
晚間散時當著衆人陪笑和鳳姐求情道故意掃鳳姐之臉我昨日晚上聽見二奶奶生氣
打發周管家的娘子捆了兩個老婆子可也不知犯了什麼罪論理我不該討情我想老
太太好日子發的還不要捨錢捨米周貧濟老嗒們先倒磨折起老人家來了便不看我
的臉權且看老太太暫且寬放了他們罷大有不滿於鳳姐也說畢上車去了鳳姐聽了這
話又當著衆人又羞又氣一時找尋不著頭腦逼得臉紫脹回頭向賴大家的等冷笑道
這是那裏的話昨兒因為這裏的人得罪了那府的大嫂子我怕大嫂子多心所以儘讓
他發放並不為得罪了我這又是誰的耳報神這麼快王夫人因問爲什麼事鳳姐兒笑

絕無緊要的事鬧
得閒言閒語如此
之多皆是人家衰
落之象也

王夫人是惡理說
較那夫人和平多
矣

只大小圍屏有十
六副其他禮物可
知矣此一以概餘
之法

淚痕猶未淨耶

慣會此種討好

將昨兒的事說了。尤氏也笑道：「連我並不知道。你們也太多事了。」鳳姐兒道：「我為你臉上過不去，所以等你開發。不過是個禮，就如我在你那裏有人得罪了我，你自然送了來。儘我憑他是什麼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一個禮去這又不知誰過去沒的獻勤兒。這也當作一件事去說。」那夫人亦甚可笑。王夫人道：「你太太說的就是珍阿哥媳婦，也不是外人。也不用這些虛套。」老太太的千秋要緊，放了他們，爲是說著回頭便命人去放了那兩個。婆子鳳姐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不覺的一陣心灰，落下淚來。其實如此遭踢，真受不住。因賭氣回房哭泣，又不使人知覺，偏是賈母打發了琥珀來叫立等說話。琥珀見了，詫異道：「好的，這是什麼原故？那裏立等你呢？」鳳姐聽了，忙擦乾了淚洗臉，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過來。賈母因問道：「前兒這些人家送禮來的，共有幾家有圍屏？」鳳姐兒道：「共有十六家。有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內中只有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紅段子，刻絲滿牀笏一面。泥金百壽圖的是頭等，還有粵海將軍鄔家的一架玻璃的，還罷了。賈母道：「既這樣，這兩架別動好生攔著。我要送人的。」鳳姐兒答應了，鴛鴦忽過來向鳳姐兒臉上細瞧。鴛鴦子細引得賈母問道：「你不認得他？只管瞧什麼？」問得妙。鴛鴦笑道：「我看他的眼腫腫的，所以。我。詫。異。賈母便叫近來也細看著。」鳳姐笑道：「纔覺的發癢，揉腫了些。」鴛鴦笑道：「別又是受了誰的氣了罷？」鳳姐笑道：「誰敢給我受氣？便受了氣，老太太好日子，我也不敢哭的。」賈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飯，你在這裏打發我吃剩下的，你和珍兒媳婦吃了，你兩個。」

揀佛豆又是一種瑣事

老年人最喜聽此等言語

鴛鴦直言

雖是賈母溺愛然邢夫人一種積心已被賈母道破

賈母愛孫兒女輩真是一視同仁不過於無敘幾人稍親近耳

在這裏幫著兩個師父替我揀佛豆兒。你們也積積壽前兒你姊妹們和寶玉都揀了。如今也叫你們揀別說我偏心說話時先擺上一桌素的來。兩個姑子吃然後擺上葷的。賈母吃畢擡出外間。尤氏鳳姐二人正吃著。賈母又叫把喜鸞四姐兒二人叫來。跟他二人吃畢洗了手。點上香。捧上一升豆子來。兩個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一個一個的揀。在一個筐籠內。明日煮熟了。令人在十字街結壽緣。賈母歪著聽兩個姑子說些因果。鴛鴦早已聽見琥珀說鳳姐哭之一事。又和平兒前打聽得原故。晚間人散時。便回道。二奶奶爲是哭的那邊。大太太當著人給二奶奶沒臉。賈母因問爲什麼原故。鴛鴦便將原故說了。賈母道。這纔是鳳丫頭知禮處。難道爲我的生日。由著奴才們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麼。這是大太太素日好氣兒。不敢發作。所以今兒拿著這個作法。明是當著衆人給鳳姐兒沒臉罷了。正說著。只見寶琴來了。也就不說了。賈母忽想起留下的喜鸞四姐兒。叫人分付園中婆子們。要和家裏的姑娘們一樣照應。倘有人小看了他們。我聽見可不饒。婆子答應了。方要走時。鴛鴦說道。我說去罷。他們那裏聽他的話。說著便一逕往園裏來。先到稻香村。李紈與尤氏都不在這裏。問了鬢們。都說在三姑娘那裏呢。鴛鴦回身又來至曉翠堂。果見那園中人都在那裏說笑。見他來了。都笑道。你這會子又跑到這裏做什麼。又讓他坐。鴛鴦笑道。不許我逛逛麼。于是把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李紈忙起身聽了。即刻就叫人把各處的頭兒。喚了一個來。令他們傳與諸人。知道不在話下。這裏

鳳丫頭真是鬼聰明

心頭言下有那夫

爲人難做機變不

可老實亦不可鴛

鴛鴦之稱底下字

號曰奶奶猶那夫

人稱其媳曰二奶

奶同是心中不忿

鴛鴦洞悉時弊已

久是以痛快言之

如姑娘之明白人

原到底沒有幾個

尤氏笑道老太太也太想得到實在我們年輕力壯的人捆上十個也趕不上李執道鳳丫頭仗著鬼聰明還離腳蹤兒不遠咱們是不能的了鴛鴦道罷呀還提鳳丫頭虎丫頭呢他的爲人也可憐見兒的雖然這幾年沒有在老太太跟前有個錯縫兒暗裏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總而言之爲人是難做的若太太實了沒有個機變公婆又嫌太老實了家裏人也不怕若有些機變未免又治一經損一經還是老實些好如今咱們家便好新出來的這些底下字號的奶奶們一個個心滿意足都不知道要怎麼樣纔好少有不得意不是背地裏嚼舌根就是挑三窩四的我怕老太太生氣一點兒也不肯說然則作怪者非一日矣不然我告訴出來大家別過太平日子這不是我當著三姑娘說老太太偏疼寶玉有人背地怨言還罷了算是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你我聽著也是不好這可笑探春笑道糊塗人多那裏較量得許多我說倒不如小人家雖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兒們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人都看著我們不知千金萬金何等快樂除不知這裏說不出來的煩難更利害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三姑娘見地自高寶玉道誰都像三妹妹好多心事我常勸你總別聽那些俗語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榮纔是比不得我們沒這清福應該混鬧的尤氏道誰都像你是一心無望礙自然到此地位不遠了只知道和姊妹們頑笑餓了吃了困了睡再過幾年不過是這樣一點後事也不慮這倒未必試看後來寶玉笑道我能穀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李執等

寶哥何客氣。乃爾切中時弊之言。不期出自大嫂口中。

真是沒結殺語。駁得倒。

人事莫定。數語心。地。明。朗。胸。懷。灑。脫。酒。盤。飯。坑。者。流。執。蠟。燭。而。嘲。鵝。龍。有。不。自。笑。乎。

用喜姐插一句妙。既不寂寞。一邊亦。見。文。筆。曲。折。有。致。寫。得。夜。景。悄。然。已。是。藏。奸。世界。

人多事雜。地曠園。空。而。又。選。夜。靜。更。深。之。候。誰。保。奸。盜。之。事。不。生。况。近。日。耶。司。棋。特。其。一。耳。

都笑道。這可又是胡說了。就算你是個沒出息的。終老在這裏。難說他姊妹門都不出門的。尤氏笑道。怨不得人都說是假長了一個胎子。究竟是個又傻又蠢的。吾未見傻而不默。默而不傻者也。寶玉笑道。人事莫定。誰死誰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隨心一輩子了。已是不祥消息。衆人不等說完。便說可又瘋了。別和他說話。纔好。若和他說話。不是默話。就是瘋話了。喜鸞因笑道。二哥哥。你別這樣說。等這裏姐姐們果然都出了門。橫豎老太太太也寂寞。我來和你作伴兒。李執尤氏等都笑道。姑娘也別說默話。難道你是不出門的。這話哄誰。自哄自說得喜鸞也低了頭。當下已起更時分。大家各自歸房安歇不提。且說鴛鴦一逕回來。剛至園門前。只見角門虛掩。猶未上拴。此時園內無人來往。只有該班的房內燈光掩映。微月半天。鴛鴦又不曾有伴。也不會提燈。獨自一人脚步。又輕。所以該班的人皆不理會。偏要小解。因下了甬路。找微草處。走動行至一塊湖山石後。大桂樹底下。剛轉至石後。只聽一陣衣衫響。先聞其聲。嚇了一驚。不小定睛一看。只見是兩個人在那裏。次見其形。見他來了。便想往樹叢石後藏躲。鴛鴦眼尖。趁著半明的月色。早看見一個穿紅裙子。梳鬢頭。高大豐壯身材的。是迎春房裏司棋。次辨其面目。鴛鴦只當他和別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合當有事。見自己來了。故意藏躲。嚇著頑耍。因便笑叫道。司棋。你快出來。嚇著我就喊起來。當賊拿了這麼大丫頭。也沒個黑夜白日。只是頑不殼。這本是鴛鴦戲語。叫他出來。誰知他賊人膽虛。只當鴛鴦已看見他的首。

只有人家驚散鴛鴦而乃鴛鴦驚散人家事甚明鮮西廂記所謂非奸做盜擊其此之謂乎

如果看見他首尾當不傾隨口叫出來真寫得心虛意亂

令我亦吃一驚況鴛鴦之當局者

暖原來爲此

鴛鴦至此著實難乎爲情

此時鴛鴦之心如弔桶之七上八下

巴不得早早離開

尾了生恐叫喊出來使衆人知覺更不好且素日鴛鴦又和自己親厚不比別人幸而有此一層說得來便從樹後跑出來一把拉住鴛鴦便雙膝跪下一驚非小只說好姐姐千萬別嚷鴛鴦反不知爲的什麼忙拉他起來問道這是怎麼說司棋只不言語拿手帕拭淚鴛鴦越發不解再瞧了一瞧又有一個人影兒恍惚像個小廝次辨其爲一男一女心下便猜著了八九分自己是誰司棋又跪下道是我姑舅兄弟次知其男爲誰鴛鴦啐了一口卻羞會忙悄悄問那一個是誰司棋又跪下道是我姑舅兄弟次知其男爲誰鴛鴦啐了一口卻羞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司棋又回頭悄悄叫道你不用藏躲姐姐已經看見了快出來叩頭那小廝聽了只得也從樹後跑出來叩頭如搗蒜鴛鴦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道我們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我們罷既然如此何必如此鴛鴦道你不用多說了快叫他去罷橫豎我不告訴人就是了緊要語你這是怎麼說呢一語未了只聽角門上有人說道金姑娘已經出去了角門上鎖罷鴛鴦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脫身聽見如此說便忙著接聲道我在這裏有事且略等等兒我出來了司棋聽了只得鬆手讓他去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母八旬大慶是極盛時事而于南安王太妃請見姑娘們賈母只傳探春邢夫人懷怨又因尤氏生氣王鳳姐暗哭寶玉又說人事莫定誰死誰活瘋話從此以後家

運漸衰。已于極熱鬧時。生冷淡根芽。司棋偷情。偏被鴛鴦撞見。後來兩人俱不善終。一死于多情。一死于絕情。其實兩人俱是深于情者。司棋之私情敗露。引出繡春囊。釁金鳳。及搜檢大觀園。攆逐晴雯等事。此回敘事。爲下文幾十回伏綫。

大某山民評曰

寶玉心地明朗。而衆人反以爲癡。如此癡。世不多得。此回已入甲寅年八月間事。

王熙鳳
恃強
羞說
病



來旺 婦倚
親霸 成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七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在鴛鴦以為意外
就我看來實意中
必有之事

此等處具見鴛鴦
有識

將司棋事一敘亦
不可少

名曰司棋竟錯下
一子虧著末著不
至滿盤都輸

府中此等婆子却
也不少那裏查察
得許多

鴛鴦驚散鴛鴦真
是相破相

誰叫你幹此等事
難道司棋姐姐果
錯認了人不成

且說鴛鴦出了角門。臉上猶熱。心內突突的亂跳。真是意外之事。形容得出。因想這事非常。若說出來。姦盜相連。關係人命。還保不住帶累旁人。橫豎與自己無干。且藏在心內。不說與人知道。回房復了賈母的命。大家安息不提。且說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一處頑笑。起初時小兒戲言。便都定下將來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風流。常時司棋回家時。二人眉來眼去。舊情不斷。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裏外買囑園內老婆子們。留門看道。今日趁亂方從外進來。初次入港。雖未成雙。卻也海誓山盟。私傳表記。已有無限風情。忽被鴛鴦散那小廝。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去了。司棋一夜不會睡覺。又後悔不來。從何處悔之。至次日見了鴛鴦。自是臉上一紅。一白。百般過不去。心內懷著鬼胎。茶飯無心。起坐恍惚。挨了兩日。竟不聽見有動靜。方略放下了心。這日晚間。忽有個婆子來悄悄告訴道。你兄弟竟逃走了。三四天沒上家。如今打發人四處找他呢。小廝亦怕事者。既怕之。又何必為之。司棋聽了。又急又氣。又傷心。因想道。總然鬧出來。也該死在一處。真看男人沒情意。先就走了。因此又添了一層氣。次日便覺心內不快。支持不住。一頭睡倒。懶懶的成了病了。却也憐兒。鴛鴦聞知那邊無故走了一

一經事敗求救乞憐之情人所共曉獨愛其辭能達

說得可憐

直求懇到十二分無一字不宛轉可憐

無怪心酸

個小廝園內司棋病重要往外拿心下料定是二人懼罪之故生怕我說出來因此自己反過意不去實在過意不去指著來望候司棋支出人去反自己賭咒發誓與司棋說我若告訴一個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放心養病別白遭踢了小命兒鴛鴦真好人司棋一把拉住哭道我的姐姐啣們從小兒耳鬢廝磨你不會拿我當外人待我我也不敢怠慢了。你如今我雖一腳走錯你果然不告訴一個人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了從此後我活了一日是你給我一日的病要好了把你立個長生牌位我天天燒香叩頭保佑你一輩子福壽雙全的我若死了時變驢變狗報答你倘或啣們去了以後遇見我自有一報答的去處一面說一面哭這一席話反把鴛鴦說的心酸也哭起來了因點頭道你也是自家要作死呀我做什麼管你這些事壞你的名兒我自去獻勤兒況且這事我也不便開口向人說你只放心從此養好了可要安分守己的再別胡行亂鬧了司棋在枕上點首不絕鴛鴦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來因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因這兩日鳳姐兒聲色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樣便順路來問候剛進入鳳姐院中二門上的人見是他來便站立待他進去鴛鴦來至堂屋只見平兒從裏頭出來見了他來便忙上來悄聲笑道纔吃了一口飯歇了午覺了你且這屋裏略坐坐鴛鴦聽了只得同平兒到東邊房裏來小丫頭倒了茶來鴛鴦悄問道你奶奶這兩日是怎麼了我近來看著他懶懶的平兒見問因房內無人便嘆道他這懶懶的也不止今日了這有一月之先便是這樣的這幾日忙亂了幾天

以上結老太太生
日並邢夫人說情
及鴛鴦司棋事作
一段

以下從鴛鴦看鳳
姐起至來旺討彩
霞事爲一段

鴛鴦來而下人站
立可知是有頭臉
丫頭

然則鳳姐之受病
已深矣

寫得他特強如此
的是不永年之兆

只說病一節寫得
如許曲曲折折想
見小窗兒女囁囁
低語光景

我也不認得

原來朱大娘是官
媒婆不知爲那一
個來做媒又不知
孫大人又是那一
家子

家子

老太太生日也。又受了些開氣。大太太給沒臉也。從新又勾起來。這兩日比先又添了些病。所以支不住。便露出馬腳來了。鴛鴦道：「既這樣，怎麼不早請大夫治平兒？」嘆道：「我的姐姐，你還不知道他那脾氣的別說請大夫來吃藥，我看不過白問一聲，身上覺怎麼樣，他就動了氣，反說我呪他病了，饒這樣，天天還是察三訪四，自己再不看破些保養身子。」鴛鴦道：「雖然如此，到底該請大夫來瞧瞧，是什麼病也，都好放心。」平兒嘆道：「說起病來，據我看他，不是什麼小證候，鴛鴦忙道：「是什麼病呢？」平兒見問，又往前湊了一湊，向耳邊說道：「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這一個月，竟瀝瀝淅淅的，沒有止住，這可是大病，不是鴛鴦聽了，忙答應道：「阿呀，依這麼說，可不成了血山崩了麼？」平兒忙啐了一口，又悄笑道：「你女孩兒家，這是怎麼說？你倒會呪人的。」鴛鴦見說，不禁紅了臉，又悄笑道：「究竟我也不知什麼，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姐不是害這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麼病，因無心中聽見媽和親家媽說，我還納悶，後來聽見原故，纔明白了。二分二人正說著，只見小丫頭向平兒道：「方纔朱大娘又來了，我們回了他奶奶，纔歇午覺，他往太太上頭去了。」平兒聽了，點頭鴛鴦問：「那一個朱大娘？」平兒道：「就是官媒婆朱嫂子。」因個什麼？孫大人來和咱們求親，所以這個兩日，天天弄個帖子來，鬧得人怪煩的。一語未了，小丫頭跑來說：「二爺進來了，說話之間，賈璉已走到堂屋門口，平兒忙迎出來，賈璉見平兒在東屋裏，便也過這間房內來，走至門前，忽見鴛鴦坐在炕上，便殺住腳，含笑問道：「鴛鴦姐姐，今兒貴腳，幸踏賤地。」

想見鴛鴦真有頭臉

趁勢而入 雖二爺真是調脾

想是什麼空空大士 渺渺真人

此是種二哥說話 引頭其意卻不在

此瑣事也 鴛鴦尙記得如此 清楚其足爲老太太之靠手 無慚矣 平兒爲鳳姐靠手 與鴛鴦同

鴛鴦只坐著笑道。來請爺奶奶的安。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覺的。睡覺。賈璉笑道。姐姐一年到頭。辛苦服侍老太太。我還沒看你去那裏。還敢勞動來看我們。又說巧得很。我纔要找姐姐去。因爲穿著這袍子。熱先來換了夾袍子。再過去找姐姐去。不想老天爺可憐。省我走一趟。一面說。一面在椅子上坐下。鴛鴦因問。又有什麼話說的。賈璉未言。先笑道。因有一件事。竟忘了。只怕姐姐還記得。上年老太太生日。曾有一個外路和尙來孝敬一個臘油凍的佛手。因老太太愛就。即刻拿過來擺著了。因前日老太太生日。我看古董帳。還有一筆在這帳上。卻不知此時。這件著落在何處。古董房裏的人。也回過了我兩次。等我問準了。好註上一筆。所以我問姐姐。如今還是老太太擺著呢。還是交到誰手裏去了。呢。鴛鴦聽說。便說道。老太太擺了幾日。厭煩了。就給你們奶奶了。你這會子又問我來了。我連日子還記得。還是我打發了老王家的。送來你忘了。或是問你們奶奶和平兒。平兒正穿衣服。聽見如此說。忙出來回道。交過來了。現在樓上放著呢。奶奶已經打發人去說過。他們發昏。沒記上。又來叨登這些沒要緊的事。賈璉聽說。笑道。既然給了你奶奶。我怎麼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奶告訴二爺。二爺還要送人。奶奶不肯好容易留下。的這會子。自己忘了。倒說我們昧下。那是什麼好東西。比那強十倍的。也沒昧下一遭兒。這會子。就愛上那不值錢的。麼。賈璉垂頭含笑。想了想。拍手道。我如今竟糊塗了。丟三忘四。惹人抱怨。竟大不像先了。本來是有名的糊塗。二爺鴛鴦笑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口舌又

說得二爺無詞可對平姑娘亦不弱

自稱曰只弟便知其愈謙虛愈不懷好意極寫出力世故

鳳姐五百兩頭又尤不肯出手兒存已錢又被鳳姐搜藏盤盪近日之手有之頭腦想來實實

借當頭必須小心下氣開後人無數法門若二奶奶奶之下跪則又各有分寸也

炭簍子 又是一個炭簍子

自己借了又推娘貸情事此以貧賤之腹度富貴之心

雜你再吃上兩鍾酒那裏記得許多這樣說來竟是一個酒糊塗一面說一面起身要走賈璉忙也立起身來說道好姐姐略坐一坐兒兄弟還有一事相求說著便罵小丫頭怎麼不泡好茶來快拿乾淨蓋碗把昨日進上的新茶泡一碗來說著向鴛鴦道這兩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幾千兩都使了幾處房租地租統在九月纔得這會子竟接不上明兒又要送南安府裏的禮又要預備姑娘的重陽節還有幾家紅白大禮至少還要三二千兩銀子用一時難去支借俗語說的好求人不如求己說不得姐姐擔個不是暫且把老太太查不著的金銀家貨偷著運出一箱子來暫押千數兩銀子可知賈太君私房正多支騰過去不上半月的光景銀子來了我就贖了交還斷不能叫姐姐落不是鴛鴦聽了笑道你倒會變法兒虧你怎麼想了賈璉笑道不是我撒誑若說除了姐姐也還有人手裏管得起千數兩銀子只是他們爲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膽量我和他們一說反嚇住了他們所以我寧撞金鐘兒一下不打鑄錢三千一語未了賈母那邊小丫頭忙忙走來找鴛鴦說老太太找姐姐這半日我那裏不找到卻在這裏剪斷得好鴛鴦聽說忙的且去見賈母賈璉見他去了只得回來瞧瞧鳳姐誰知鳳姐已醒了聽他和鴛鴦借當自己不便答話只踢在榻上鳳姐著實有計較聽見鴛鴦去了賈璉進來鳳姐因問道他可應準了賈璉笑道雖未應準卻有幾分成了須得你再和他說一說就十分成了璉哥兒亦善觀氣色鳳姐笑道我不管這些事倘或說準了這會子說著好聽到了有錢的時節你就丟在脖子

可知璉哥兒如此等處已非一日矣

鳳姐有事少了一二百兩銀子而其所謂事者果何事乎璉哥兒焉不問明之以此見璉兒真是一個糊塗爺

趁勢而上

原來璉哥也知其老婆之底裏的

真真了不得

亦不是爲妻者對夫之言想璉兒爲其搆弄久矣

一推便倒璉兒真

不知不覺已是尤

二姐過年了

真弄璉二哥如嬰

兒璉二哥亦會當

面討好

後頭了誰和你打飢荒去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倒把我這幾年的臉面卻丟了賈璉笑道

好人你若說定了我謝你鳳姐笑道你說謝我什麼賈璉笑道你說要什麼就有什麼平兒一旁笑道奶奶倒不要別的剛纔正說要做一件什麼事恰少一二百銀子使不如借了來奶奶拿這麼一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

狠狼爲奸 鳳姐笑道幸虧提起我來就是這樣也罷了賈璉笑道你們太也很了真很你們這會子別說一千兩的當頭就有現銀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難不到我不和你們借也就罷了這會子煩你說一句話還要個利錢真真了不得鳳姐聽了翻身起來說道我三千五千不是賺得你的如今裏裏外外上上下下背著嚼說我的不少了就短了你來說了可知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我們看看你家什麼石崇鄧通把我王家的地縫兒掃一掃就穀你們一輩子過的了說出來的話也不害臊現有對證把太太和我的嫁妝細看看比一比我們那一樣是配不上你們的

說到嫁妝其醜可知 賈璉笑道說句頑話就急了這有什麼這樣的你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麼多的沒有這還能穀先拿進來你使了再說去如何鳳姐道我又不等著舍口墊背忙什麼呢何必作此不祥語 賈璉道何苦來不犯著這樣肝火盛鳳姐聽了又笑起來不

是我著急你說的話戳人的心我因爲想著後日是尤二姐的週年 機穢百出 我們好了一場雖不能別的到底給他上個墳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 說得好聽 他雖沒個男女留下也別要前人灑土迷了後人的眼纔是賈璉半晌方道難爲你想得周全 想胸中有許多

彩霞已打發出去
卻於此處點明從
此府中之人打發
的去逐漸不成樣子
矣

結親以兩情願
爲主門當戶對
字竟不必提起
一味用激功

鳳姐處處用推卸
之術賈璉面前尙
如此其他可知

天下固有頑傲者
乎鳳姐惡

不滿意。鳳姐一語。倒把賈璉說氣了話。低頭打算。說既是後日纔用。若明日得了這個。你隨便使多少。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見來旺媳婦走進來。鳳姐便問。可成了。沒有來旺媳婦。道。竟不中用。我說須得奶奶做主。就成了。賈璉便問。又是什麼事。鳳姐兒見問。便說道。不是什麼大事。來旺有個小子。今年十七歲了。還沒娶媳婦兒。因要求太太房裏的彩霞。不知太太心裏怎麼樣。前日太太見彩霞大了一則。又多病多災的。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他老子隨便自己擇女婿去罷。因此來旺媳婦來求我。我想他兩家也就算門當戶對。了一說去。自然成的。誰知他這會子來了。說不中用。賈璉道。這是什麼大事。比彩霞好的多。著呢。來旺家的便笑道。爺雖如此說。連他家還看不起。我們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想不準一個媳婦兒。我只說求爺奶奶的恩典。替作成了。奶奶又說他必是肯的。我就煩了人過去試一試。誰知白討了個沒趣兒。若論那孩子。倒好。據我素日合意兒。試他心裏沒有什麼說的。叫見他老子娘兩個老東西。太心高了些。一語戳動了鳳姐和賈璉。鳳姐因見賈璉在此。且不做一聲。只看賈璉的光景。賈璉心中有事。那裏把這點事放在心裏。待要不管。只是看著鳳姐兒的陪房。且素日出過力的。臉上實在過不去。因說什麼大事。只管咕咕唧唧的放心。你去。我明日打發兩個有體面的人作媒。一面說一面帶著定禮去。就說是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叫他來見我。來旺家的看著鳳姐。鳳姐便努嘴兒來旺家的會意。忙爬下。就給賈璉叩頭謝恩。賈璉忙道。你只管給你姑娘叩頭。我

然則鳳姐之放債
盤利已非一日矣
真是爪牙

一派撒話潑頭

不信榮府中端
如此

棄銅錫傢仗寶自
鳴鐘寫出府中已
漸漸衰敗下來
如此過去只怕到
這地步還不止

亦是實言想見府
中奢侈之極

雖如此說了。這樣行到底也得你姑娘打發人叫他女人上來和他說好。好些。不然太
霸道了。何嘗不然。日後你們兩親家也難走動。鳳姐忙道。連你還這樣開恩操心呢。我反
倒袖手旁觀不成。來旺家的你聽見了這事。說了你也忙忙的給我完了事來說給你男
人外頭所有的帳目一概趕今年年底收了進來。少一個錢也不依我的名聲。不好豈敢
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來旺媳婦笑道。奶奶也太膽小了。誰敢議論奶奶。若收了時
我也是一場癡心白使了。鳳姐道。我真個還等錢做什麼。不過爲的是日用出得多。進得
少。這屋裏有的沒的。我和你姑爺一月的月錢。再連上四個丫頭的月錢。通共一二十兩
銀子。還不敷三五天的使用呢。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早不知過到什麼破窰裏去了。如
此說來。倒也虧你了。如今倒落了一個放帳的名兒。何嘗不是。既這樣我就收了回來。我比
誰不會化錢。咱們以後就坐著化。到多早晚就是多早晚。這不是一樣兒。前兒老太太生日
太太急了。兩個月想不出法兒來。還是我提了二句。後樓上現有些沒要緊的大銅錫傢
伙。四五箱子。拿出去弄了三百銀子。纔把太太遮羞禮兒。唐過去了。我是你們知道的那
一個。金自鳴鐘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沒有半個月大事小事。沒十件白填在裏頭。今兒
外頭也短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太了。明兒再過一年。便搜尋到頭面衣服
可就短了。來旺媳婦笑道。那一位太太奶奶的頭面衣服。折變了不敷過一輩子呢。只是
不肯罷了。鳳姐道。不是我說沒能耐的話。要像這樣。我竟不能了。昨兒晚上忽然做了一

此夢大不祥不備
關鳳姐一身事

想來有些不妙

已現司農家衰之兆

凡借人的未有不
說就送來的

鳳姐真會說

原來非第一次借
矣

向借主粧窮亦是
通病

粧得像然此只可
瞞小太監

此二句極寫賈府
服飾之奢僭雖欲
不敗晉未之信也

個夢說來可笑。夢見一個人。雖然面善。卻又不知姓名。找我說。娘娘打發他來。要一百正。錦我問他是那一位娘娘。他說的又不是。噤們的娘娘。我就不肯給他。他就來奪。正奪著。就醒了。來旺家的笑道。這是奶奶日間操心。常應候宮裏的事。一語未了。人回。夏太監打發了一個小內監來說話。又是什麼事。賈璉聽了。忙皺眉道。又是什麼話。一年他們也搬發了。鳳姐道。你藏起來。等我見他。若是小事罷了。若是大事。我自回話。賈璉便躲入內套間去。這裏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來。讓他椅上坐了吃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說。夏爺爺因今兒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問舅奶奶家裏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百過一兩日。就送來。鳳姐兒聽了。笑道。說什麼送來。有的。是銀子。只管先兌了去。改日等我們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樣。小太監道。夏爺爺還說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沒送來。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齊都送了過來。鳳姐笑道。你夏爺爺好小氣。這也值得放在心裏。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若都這樣記清了。還我們不知要還多少了。只怕我們沒有。若有。只管拿去。想有不得不借與之處。因叫來旺媳婦來。出去。不管那裏先支二百兩銀子來。來旺媳婦會意。因笑道。我纔因別處支不動。纔來和奶奶支的。鳳姐道。你們只會裏頭來要錢。叫你們外頭弄去。就不能了。說著。叫平兒把我那兩個金項圈。拿出去。暫且押四百兩銀子。平兒答應了去。果然拿了一個錦盒子來。裏面錦袱包著。打開時。一個金疊絲攢珠的那珍珠。都有蓮子大小。一個點翠嵌寶石的。兩個都與宮中之物。

銀子丟了。小太監來了。試問從前。三百萬是。那裏發來的。如今。又那裏去了。○或疑。三二。百萬之財。謂是林妹妹家的。然書中無明文。不足為據。語見本書。卷總評。雨村之官。未必長保。即賈二舍亦知之。其實可見。到底。是老人家之言。說得。來有。經日。緯亦。見賈府。近日。光景。不比。從前。旁觀者。自一。目了然。也。

應前文。加以。無所。不至。四字。則其。壞處。當不止。喫酒。賭錢。也。老成。見識。莫謂。其阻。婚。

為一時。臉上。而使。女兒。終身。無依。已打。錯了。算盤。矣。

不相上下。總寫二句。一時拿去。果然拿了四百兩銀子。來鳳姐命與小太監打疊。一半與了來旺媳婦。命他去辦。八月中。秋。的節。這後文。那小太監便告辭了。鳳姐命人替他拿著銀子。送出大門去了。這裏賈璉出來。笑道。這一起外崇。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說著。就來了一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來。張口一千兩。我略慢應了些。他不自在。將來得罪人之處不少。恐不至於此。這會子再發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一面說。一面平兒服侍著鳳姐。另洗了臉。更衣。往賈母處。伺候晚飯。這裏賈璉出來。剛至外書房。忽見林之孝走來。賈璉因問何事。林之孝說道。方纔打聽得雨村降了。卻不知因何事。只怕未必真。賈璉道。真不真。他那官兒。未必保得長。只怕將來有事。是極。咱們寧可疏遠著他。好。礙公子亦能為此言耶。林之孝道。何嘗不是。只是一時難以疏遠。如今東府大爺和他更好。老爺又喜歡他。時常來往。那個不知。賈璉道。橫豈不和他謀事。也不相干。你去再打聽。真是為什麼。林之孝答應了。卻不動身。坐在椅子上。再說閒話。因又說起家道艱難。便趁勢說人。口太衆了。不如揀個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爺。把這些出過力的。老人家。用不著的。開恩放。幾家。回去。一則。他們。各有。營運。二則。家裏。一年也。省口糧。月錢。再者。裏頭的。姑娘。也太多。俗語說。一時比不得。一時。如今。說不得。先時的。例了。少不得。大家。委屈些。該使。八個的。使。六個。使。四個的。使。兩個。若各房。算起來。一年。也可以。省得。許多。月米。月錢。況且。裏頭。的女。孩子們。一半。都大了。也該。配人的。配人。成了。房。豈不。又滋生。出人。來。賈璉道。我也。這樣。想。

言語尖利。叫連兒如何對答。

都是瓊二奶奶害你的。

自是終身切己之事。不得開個端。的也到底還是娘。不忘其舊。此等孩兒。彩霞真認錯矣。吾不知政老意中。却是何人。恐耽誤人家不少。

只是老爺纔回家來。多少大事未回。那裏議到這個上頭。前兒官媒拿了個庚帖來。求親太太還說。老爺纔來家。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完聚。忽然提起這事。恐老爺又傷心。所以不叫提起。林之孝道。這也是正理。太太想得周到。賈璉道。正是提起這話。我想起一件事來。我們來旺的小子。要說太太房裏的彩霞。他昨兒求我。我想什麼大事。不管誰去說一聲兒。就說我的話。林之孝答應了半晌。笑道。依我說。二爺竟別管這事來。旺的那小子。雖然年輕。在外吃酒賭錢。無所不至。雖說都是奴才到底是一輩子的。事彩霞那孩子。這幾年我雖沒見聽見。說越發出跳得好。了何苦來。白遭踢他一個人。賈璉道。他小兒子原會吃酒不成人麼。這樣那裏還給他老婆。且給他一頓棍鎖起來。再問他老子。林之孝笑道。何必在這一時。那是我錯了。等他再生事。我們自然回爺處治。如今且恕他。賈璉不語。一時林之孝出去。晚間鳳姐已命人喚了彩霞之母來說媒。那彩霞之母滿心終不願意。見鳳姐自和他說。何等體面。便心不由己的滿口應了。出去鳳姐又問賈璉。可說了沒有。賈璉因說。我原要說的。打聽得他小兒子大不成人。故還不會說。若果然不成人。且管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不遲。鳳姐笑道。我們王家的人。連我還不中你們的意。何況奴才呢。我已經和他娘說了他娘已經歡天喜地。難道又叫進他來不要了不成。賈璉道。既你說了。又何必退。明日說給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這裏說話不提。且說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擇人心中。雖與賈環有舊。尚未作準。近日又見來旺。每每來求親。早聞得

政老看中之丫頭
未經說出遂成畫
餅不知是誰造化
是誰晦氣

來旺之子吃酒賭博而且容顏醜陋不能如意自此心中越發懊惱我亦為霞姑娘抱屈惟恐來旺仗勢作成終身不遂未免心中急躁至晚間恐命他妹子小霞進二門來找趙姨娘問個端的趙姨娘素日深與彩霞好巴不得與了賈環方有個臂膀又是一個人心想不承望王夫人又放了出去每每調唆賈環去討一則賈環羞口難開二則賈環也不在意不過是個丫頭他去了自然將來還有又是一個人心想遂遷延住不說意思便丟開手無奈趙姨娘又不捨又見他妹子來問是晚得空便先求了賈政賈政說道且忙什麼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再放人不遲我已經看中了兩個丫頭一個與寶玉一個給環兒只是年紀還小又怕他們誤了念書再等一二年再題趙姨娘還要說話只聽外面一聲響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驚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王鳳姐之病來旺兒之橫於此回逗明迎春之嫁壻失所鳳姐之遠禁放債亦於此回引起

彩霞放出為司棋晴雯等被逐引子

榮府日用不敷賈璉支持不住為漸漸敗落氣象寫賈璉畏懼鳳姐胸中全無主意

描畫入神

賈雨村降官為寧府收事引子

彩霞鍾情賈環。賈環無意彩霞。一則見彩霞見識。遠不如晴雯鴛鴦司棋紫鵲等。一則見賈環輕薄。遠不如寶玉。

鳳姐夢人奪錦。是被抄先兆。

事有做不成。話有說不完者。須用意外一事翦斷。如柳絮填詞。議論紛紛。則以風箏一響翦斷。趙姨求親。刺刺未休。則以窗屜一響翦斷。是文章脫卸法。

大某山民評曰

旺兒之子。在外吃酒。林之孝恐其遭蹋彩霞。則會吃酒者。一輩子無好老婆矣。敢告同志。且少吃些。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間事。

